

陸克著 科學社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60:094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二卷
119.3
4f244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
基本原理

A. S. Saobis 原著 萨博斯

彭茵生譯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9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目 錄

著者前言	1
------	---

第一章：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方法

1, 辯證法	1
2, 黑格爾底辯證法	7
3, 辯證法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礎	14
4, 馬克斯底發見	19

第二章：唯物的宇宙觀

1, 關於“精神”與“物質”的一般的討論	23
2, 唯心論的和唯物論的哲學系統	31

3, 唯物論底確證 45

4, 一元論的宇宙哲學 54

第三章：唯物史觀

1, 馬克斯以前的學說 60

2, 歷史底客觀法則 75

第四章：社會主義底歷史的必然性

1, 社會裏面的階級鬥爭 97

2, 希臘列塔利亞底勝利 105

第五章：價值論

4, 概論	118
5, 生產的或實用科學	124
6, 奧地利學派	130

第六章：客觀的或勞動價值論

1, 亞丹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	143
2, 馬克思派的價值論	152

第七章：剩餘價值和利潤論

1, 勞動——利潤之源	167
2, 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	183

第八章：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批評

1, 馬克斯派分析裏面主要的和次要的特點	193
2, 美國工業發展趨向建實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底階 級理論	204
——埃翅尼巴	6

著 者 前 言

在人類歷史上說有那種政治的和經濟的運動底學說底說義引起了一方面這樣劇烈的反對，他方面這樣熱心的贊成，如像社會主義一樣；特別地是在大戰時期，和過後，一種社會勢力重新準備重新安排的企圖在全歐各國盛行的時候。因此，近代社會主義底基本的思想和原理，哲學和經濟底簡單的敘述似乎

〔1〕

60:094

著 者 前 言

是切時的和必要的罷。

這書的原稿經蘭德社會科學院的導師李亞吉倫 (Algernon Lee) 看過一遍，我在此地表示感謝。

我的朋友喬治多布西佛 (George Dobsavage) 在校對的時候，幫了許多忙，我也很感謝他。

羅克星 一九二五，四月，紐約。



第 一 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方法

1. 辯證法 (The Dialectic Method)

每個現象，不論牠是自然的或一般社會的或個人的，都可以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去考察；兩個觀點去研究。首先，我們可以當某種現象在一般現象中表現是靜止的，固定的狀況的時候去考究牠。照這樣子去觀察一個現象時，則當我們研究的時候，只見牠

好像是破壞了的鏈環底一個環圈，好像是不和任何觀念及現象相連繫的單體。第二，我們可以從牠底發展的程序中去考究牠。我們於是就看出牠是與以前的，周圍的，將到的各種事件相關連，相錯綜的了。這樣，不但牠底現狀，並且牠底已過的及未來的狀況我們都注意到了。我們不見牠是一個無連繫的單體而是和許多別的現象相緊連的現象了。

我們關於某種現象的判斷和結論完全視用以考查的方法如何而定。這容易明白，用一種方法所得結論會和從用別種方法得來的完全不同。

用例子來解釋：就以“戰爭”這現象做例罷。戰爭必須流血，極野蠻的屠殺在戰爭中是常有的事情。戰爭產出悲慘，貧窮，疫症及其他相類似的屬性。假如，從這點去考究“戰爭”這現象，——用第一個方法——我們自然憎惡和咒詛戰爭。這應該注意，應用這種方法時，我們並沒有留心到發生戰爭和與牠相連繫的情形及環境。這樣的觀察戰爭則我們將永不得

饒恕戰爭的責任者，以為他們是沒心肝的劊子手，罪惡的殘暴者。

但是，假如不把戰爭看作分開的，獨立的事件而去考查引起戰爭的原因，環境，及其所產生之結果時，那末，我們則不僅憎惡與咒詛了，而反倒以為這是一個大功績，一個道德上的必要，而戰爭的責任者我們也將認為是有道德的英雄，值得人們崇拜的有思想的大人物。戰爭，正因為是戰爭，無疑地牠本身是個可怕的東西，但若推及牠底原因和結局而把牠作為是不斷的鏈環底一個環圈來看時，則我們底結論常會以戰爭是有利益的而且是必然的了。照這性質，那流血與屠殺我們自命原諒，而悲慘與貧窮也願意認錯，我們之所以認錯，饒恕這一切破壞者，正因為是如若不戰爭，則將得到更大的流血，更難堪的悲慘，貧窮，家庭和遺產更得毀滅。歷史上就有這樣的戰爭的例證。想一想英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罷，只提起這兩個戰爭就足夠折服我們說是有些戰爭的

常是合理的，很需要的，很有利於人類的了。

再讓我們舉“自由”做例。自由是人類底不斷的爭鬥所趨向的最大目的，還有疑問麼？沒有再好的將來比那樣一個人人能夠自由，沒有壓迫者也沒有被壓迫者的時代可以希求的了。然而即這個個人自由也應在某種條件之下才有幸福。毀或自由（包括權利）去殺戮，去搶劫及其他等事情，那末，沒有人會高興這種自由了，因為無範圍的自由那是浪行。這樣的自由會達到弱肉強食的地步。強者底“自由意志”若不加以法律及規程的限制，則全人類社會勢必變成這些“自由人”底奴隸。自由，照原義講，一定是很有利益而且值得希求的東西；然而，在許多情形和境况之下，自由不是神聖，反變為罪惡了。所以這是錯誤，一般地去判斷自由；每個含著自由的事情應該在它本身底性質上去考查。當懷疑自由是好抑是壞的時候，我們不要以自由作抽象的意義去思索，最好從自由所依連的事情底關係中及從牠所必然產出確切

的結果上去着想。

我們再可以用說謊做第三個例。沒有人會否認說謊是個可恥的可惡的癖性。那些照第一個觀察事件和人生現象的方法的人們常常會憎惡撒謊的人。他們憎惡說謊者，因為誑語是欺騙，謊話是與實事相反，而不忠實的人一般地是狡猾的人。可是跟着第二種方法觀察事件的人則在他未找出必須撒謊的原因以前，不會責備說謊的人。他們以為如果把環境和結果考查一下，則撒謊也常常是對於個人或一般人類為有用處。例如，一個患第三期癆病者請醫生施以檢查和診斷；這醫生深信病人沒有挽回的希望了。醫生如報告病底真狀則將使病人及其戚友得到很大的痛苦。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醫生應該如何辦呢？因為說謊是不道德的事情，他將報告那無情的，冷酷的真狀麼？或者因為免除增加痛苦起見，他將稍稍撒謊嗎？第一種方法的信徒們則將堅決以為報告真狀是醫生的義務。他們漠視說謊語的境地，時間，及其所

得的結局，然而依第二種方法的人則將以醫生為太殘忍了，如在這樣情形之下報告病底真狀。為慈悲和正道着想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撒謊是道德的合於論理的。

我們所討論兩種思維的和觀察的方法的第一種是叫做玄學法 (Metaphysical Method) (也有譯作形而上學的方法的譯者)；第二種則是辯證法 (Dialectic Method)。玄學者把一切事件，行為，都看作是一個不相連繫的，與周圍現象分離的單體。他不注意外周的力量和情況。他主張任何事件是“非此即彼” (“either-or”)——每個現象非好即壞，每個制度非適宜即不適宜，每個行為非對即錯。

依玄學者說，流血當是兇殘的罪惡；洪證話沒有合理的。環境對於他並不重要。辯證論者則不如是；任何現象他都從牠底發展的狀態中去著眼。以前的，同時的和結果的事件他都考查。他不把每種現象看作是分離的獨立的东西，而總看作各種事件底網

果的鏈環中的一個環圈，是過去事件底結果，未來事件底原因，所以辯證論者不從每種事件本身，絕對地，抽象地去着想，而倒在牠與別種事件底關係中去考察。他不把這種或那種事件，習慣或行動用表列或好的或壞的，依環境的不同，他也許把同一個習慣，事件及行動認為有時很好，有時很壞。在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時候，流血是好事，而有時也是大罪惡；謙讓也是一樣。因此，在發展及變化中的任何事件有時可以為好，有時為壞，並不是照玄學者所謂非好即壞。

2. 黑格爾底辯證法 (Hegel's Dialectic)

任何現象應該依照辯證法的思維規律去觀察和考察。這規律在古希臘的哲學者就已經採用了。然而，辯證法，如近代哲學研究上所通曉的，首先是經德國大哲人黑格爾科學方法地表達而堅定地建立起來的。

黑格爾說明一般的宇宙及單獨生活甚至無生體

不常是同一同樣的。牠經過一個不斷的的變化；牠常在活動；牠經歷一個永久發展的過程。任何生物產生，活着，死亡；任何東西發生，存在，消滅。每分鐘可以找出任何生物，任何現象在不同的形勢，在發展中的底另一階段，一秒過後比前一秒均改變了。所以每一生物或現象和牠在前一秒時不確切地相同。一件東西不過是牠底屬性——外觀，體積，色象，本質，作用等等底總體。一個或全數屬性改變時，這東西本身也改變。總之，任何東西每瞬間都在改變。

任何東西存在着，而不是在同一時候存在着，因為牠常在變動。宇宙是頃刻即變的；變換底進程是，沒有止境。一時一件東西有某種外觀，體積，色象，而即刻便是一個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了，因為牠底屬性已經變更了。比如一個生長着而又有根有幹有枝有葉的東西我們叫作“樹”。樹底根，幹，枝，葉，並不是和牠們初次出現時同一樣式；或者長大，或者凋殘了。因此，我們不能說樹只有某種一定的而沒其他的

狀式，因為，實際地，既然樹是在變化着，則同時就有某種及他種狀式。一根樹底影片永不能確切和真實。理由很簡單，影在攝時樹就在變了。如果想得到某種事件，東西或生物底真實的表象的話，則我們必要不只是從牠底現狀上而還要從牠底全部的變化中，發展的程序中——從牠底起始和結局中去思考。我們必要想着當牠是這樣和不是這樣兩方面。

我們所叫做“生命”的東西不只是活着，同時也不活着。都知道每個生物有機體是許多渺小的獨立的小生命叫做細胞的所組織成功。這些細胞是不斷的變化，每秒鐘內有許多死亡了，許多生出來，就是這些細胞生和死底不斷的過程組織成一個有機體底生命。因之，有機體不能留着同樣的狀態，牠沒有同樣的外象，即使一秒鐘，牠都不能保存原形。牠不僅是有活；牠底生存浸入於不生存中，而這整個就是牠底生命。每一有機體不斷的變化着，未曾靜止過，現成各樣的形態。一個細胞剛才變化，有機體自身必然

地接着也就變化。在什麼時候去得到一個有機體底真確的圖影是不能做到，因為就在這時候牠就已經變化了，——牠底生命底一部分已經變成死的東西了。如若僅僅看着牠底生命的一方面，則沒有一個有機體底表現能夠稱爲的真確。實在，這很明白，沒有一個有機體真正是這樣子，而非別樣子；牠是這樣子也是別樣子；牠是這東西，同時就是別東西；牠是生和死之合體。正有同時想到牠底死的方面去的時候，我們對於生命底想像才會真確。每一積極方面有牠底消極方面；或者說得更好點，除非是有個消極的，不會有積極的。要曉得生是什麼，首先應該想像牠底消極的方面，死；要知曉生是什麼，必須料想牠底消極的方面，夜。

我們不能夠確切地分別出和描述出一個那些廢煙是在存在底流中常常地變着的東西，正如我們不能夠在某時刻指出行動的列車底確實的位置一樣。

如其要知道某個現象或偶然事故底意義，那末，

我們首先應該歷史地考查牠，應該知道牠在發展底階段中佔什麼位置。在某時候，那是好的，有益的，適應的，僅僅這個事實並不能證明那東西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反之，在現時以為是多餘的，不需的，有害的，這事實也不是那東西常常會這樣底例證。在考究社會上某種風俗，制度，法律的時候，應該把社會狀況，社會在那時候底發展階段牢記在心裏。這是常有的事情，因為社會進化了，許多曾經是利益的，需要的風俗，法律和制度變成有害的，多餘的了，而必被別一種更適合於已經進化了了的社會狀況的所代替。

一種法律或一種制度不是絕對的好或絕對的不好。牠在同一時代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依牠所連繫的及影響牠的環境狀況如何。

黑格爾不但為我們指出出周圍的東西是在不斷地活動與無止地發展，而且也把這種發展如何產生底秘密啓示給我們了。黑格爾把現象所表現的形態，

所發生的變化，及形態間的關係通通告訴了我們。

既然各種屬性不是固定的，絕對的，靜止的，而是在某種條件之下存在，又既然知道一種屬性不常常地是好，在某種環境之下牠可以是，而且常常是很壞的，於是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了：每一在活動的東西（每東西常常地是活動）假現許多互相反的形態。每一東西不外是極底好和壞的屬性底總體。屬性變更，——好的屬性變成壞的，而壞的變成好的——這東西本身自然地在牠底發展底各時候假現各樣的形態。這樣，黑格爾建立了他底否定法 (Law of Negativity)，自然底及社會底一切不外是互相反對的，消極的，和積極的^抑和^揚的運貫的法則。一事件底將來的情況會變成與牠底現在的情況直接相反，宇宙本體不是僅僅這樣或正是那樣；牠不只是這樣也不只是那樣。牠既是這樣也是那樣；是一箇相反的東西底集合體，^抑和^揚底總匯。這總匯就是生命底意義和究竟，這就是宇宙之所以調和的原理。止有相反的來

兩互相消滅的時候，進化才得到牠底真確的，完全的形態。事實上，我們知道死是生底反對，然而死從生而來。生達到發展底最高點時就開始衰退；牠漸漸凋殘一直到變成牠底反對物——死。死亡是生長底相反；一性與他性底相反。依自然法則，異性相交產生嬰孩；嬰孩即是兩個反對的性底總匯。小兒半像牠底父親，半像牠底母親；小兒是發展底第三個階段，是兩個反對的性底總匯和結果。

同樣，觀念和信仰辯證法地(Dialectically)發展着，是矛盾構成的。一個時代的觀念和信仰是別一時代的觀念和信仰底反面。任何觀念只有當牠是辯證法地發展着的時候才是合理的，正確的。宇宙靈魂，宇宙觀念，或黑格爾叫為“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的，是辯證法地雜合着；牠是矛盾，反正所構成。因此，反映宇宙觀念的任何有機體，任何事件，也必從矛盾中辯證法地發展。照黑格爾說，任何東西是這宇宙觀念底外體；這“絕對觀念”建成宇宙之統

3. 辯證法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關鍵

(The Dialectic Method as the Key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黑格爾底辯證法，或者說更好點，認為是哲學的，科學的研究上的一個重要支派的一般辯證法，給卡爾馬克斯作了一個用以去沉思及觀察社會現象的關鍵。沒有辯證法底幫助，這些現象將仍是沒有解明，仍是超乎人類智慧範圍以外的神秘。思維底辯證法給馬克斯作了一個疑難道上的指路碑，作了一枝火炬，使他能夠找到社會生活各種現象底特質及事件底真確的科學的思維與觀察底真正途徑。誠然，完全是因為採用辯證法，馬克斯才發明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法則，並在這些法則之上建築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也並不是，像許多批評家所信的單是依靠黑格爾底辯證法。然而，這方法做了用着

去達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好法則，就因為這理由辯證法所以在我們研究中很重要。

這是應該注意，辯證法雖然為黑格爾所遺下，然在馬克斯手裏改變了許多，黑格爾主張自然的和社會的一切東西之所以辯證法地發展者是因為這個靈性(Spirit)，“宇宙觀念”(World Idea)是辯證法的。依他說，則外觀的宇宙不外是這崇高的，包含一切的“觀念”底同聲，反映罷了。黑格爾認這“觀念”為原因而外觀世界——自然的及社會的——為這“觀念”這“靈性”底結果。為自由思想者的馬克斯是不相信這靈性的。所以，他完全的倒轉了黑格爾式的辯證法了。馬克斯主張辯證法的發展之緣由是外觀的，物質的宇宙辯證法地發展着那事實。我們辯證法地思想者是因為我們思想是辯證法地發展這事實，我們底意志，信仰不過是外觀的宇宙底同聲，反映而已。生命底最高的統御者非是如黑格爾所說的“絕對觀念”，倒是具體的自然。我們底思想完全是周圍自

然底結果。這信條和黑格爾底概念直接相反是顯明的了。依黑格爾說是原因的(靈性,觀念)依馬克斯說是結果;黑格爾說是結果的(外觀的宇宙)依馬克斯說變成原因了。黑格爾底辯證法現在顛倒了,馬克斯把牠改正了成爲原來的位置。

馬克斯以前的烏托邦派社會主義者考查某種社會制度或法律時常常地涉及風習,——在風習中制度或法律是否與人類自然性相調和。當他們要證明私有制是根本地錯誤了而應代以公有制時,他們把理論建基於人類自然性上。他們底主要理論就是說人類生成的自然性與私有制相反。他們提出那代表人類在“自然狀況”的,沒有被文化和文明所薰染的,也不知道“你底”和“我底”的分別的原始種族做例證。所以這些烏托邦派主張如果我們願意造成一個爲人類自然本性所要求的自由社會,我們就應該毀滅私有制度,建立一個公有的或共產的制度。他們底出發點是:佔有權完全是好的呢,還是完全壞的;絕

對有益呢，還是絕對有害呢？時間，空間及其他條件在他們是並不，或者完全不重要。他們深信只要到人類意識着這是很好的時候，則社會主義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起來。

因馬克斯知道一切東西是發展着，變化着，甚至人類自然性反被這發展底，活動底法則所支配，所以他不把“佔有權完全是好呢還是完全壞呢”這問題來做根本出發點。馬克斯以為出發點應該是：當着什麼時候私有權是好呢，什麼時候是壞呢！馬克斯從牠們底整個變動中，發展階段中，歷史的狀況中去考查和分斷私有財產制；換句話說，馬克斯用辯證法去研究和評價現制度。馬克斯底結論和烏托邦派底不相同是必然的事實。烏托邦派得到的結論為私有權常常是有害，是人類幸福上的一個災禍，所以應該連根剷除。馬克斯得到的結論則為私有權在某時代是必需的，有益的，而在別時代則是多餘的，有害的了。依着某時在社會發展底程度上情形如何，牠是適宜的

或不適宜的，需要的或不需要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只要我們有建立牠的意思便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建立起來。止有在某種條件已經具備，社會發展已經到了某種程度了的一定時候，社會主義才可以代替現存制度而建立。

馬克斯底對於“國家”的意見當然和其他革命者——例如無政府黨——底完全是兩樣。

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地攻擊“國家”。他們以為在“國家”底職能和作用中是沒有變動的。無政府主義者相信“國家”常給強權者以利益，所以“國家”繼續存在不外是能做個強權者握着用以抵制弱者的利益罷了。無政府主義者跟着玄學的思維法：“國家”未曾有用過，現在不好，將來也永不會好。

現代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家”底意思完全是和上面說的不相同。“國家”是而且還是給統治階級以利益的東西，這，他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相同，然而他們說所以這樣者因為是現社會已經分成了階級

了。因此，我們不能說在將來階級已經成了過去了的東西的時候，“國家”不是壓迫者底工具。社會主義者僅僅反對這種“階級國家”，這種代表強權的統治者底利益的“國家”，他們並不反對為社會底指揮官能的一般的“國家”。他們不一般地反對“國家”，因為深信在將來“國家”將給一切的人同樣的利益，且是人類社會底幸福。巴枯寧，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及其他反對“國家”者都是玄學者，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才是辯證論者。

4. 馬克斯底發見(Marx's Discoveries)

我們已經看出了法律，制度及“國家”是發展的了。主要問題還沒有解決。這發展底原因是什麼呢？當着什麼時候一個社會制度就消滅而別的一個來代替呢？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將會代替現存的呢？誠然，社會是在發展着，而我們現今的社會制度一定會改變成別種式樣的，但是，新式樣將會怎樣的

呢，什麼時候才會發生呢？判斷一種事件和法律是有益的和必需的或是有害的和多餘的底標準又是什麼呢？僅止知道社會是在發展着，變動着，是不能夠說出那麼樣一種社會將會繼現今的產生的。要預言一個未來的社會則不但應該曉得社會有機體如何活動，並且使牠這樣活動原因也應該知道。

黑格爾底思維底辯證法，沒有解答以上任一問題。藉辯證法，我們知道現存的制度一定會變成牠底反面的制度。可是這個反面的制度將是怎樣一個形態呢？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例如，播種於地，植物發芽；溢中水滯，水漸減少，固然我們知道，然而問題仍是：何以會這樣呢？什麼東西使之滯水減少容量呢？物理家和生物家告訴我們說這是依照某種一定的自然法則。那末，也應該有些為社會現象所依照的社會法則是顯明的了。這些法則到底是什麼呢？

馬克斯所發見的法則在黑格爾底辯證法裏面完全沒有這回事。一個人總可以不知道或不信仰這些

法則而同時却是個辯證論者。其實，假若沒有辯證法這些法則或者至今還不會知道。要明白一種事件，首先應該把牠看清楚，把牠想一想。自然，遇着牠而不知道牠，那可以有事情；但不遇着牠而能明白牠，那就不可能。辯證法告訴了馬克斯怎樣去找出及思索每個社會現象；可是指示我們怎樣去明白這些現象的人則是馬克斯。

因辯證法底幫助，我們知道水不常是液體，有時是固體（冰），有時既不是液體，也不是固體而是在空氣中浮蕩着（水蒸氣）。但問題是：何以牠有時是水，有時是冰，有時是水蒸氣呢？在熱學發明以後，才知道解答這現象。

社會現象也可以同樣的說。假若沒有知道支配牠們的法則，則我們只能知道很少的社會現象。這些法則就是馬克斯所發見的。沒有馬克斯底這些法則，社會底演進對於我們仍然是神秘的，正如若不知道熱學，光學，則植物之生長與水之有時變成液體，有

時變成固體，有時變成汽體仍然是神秘的一樣。

讀者現在總可以明白何以我要把黑格爾底辯證法只作是指引馬克斯到直達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途徑上的領導這事實重覆地演述了。我們再用好理由重述一句。馬克斯之所以成功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不是因為他戰取了辯證法，倒是因為他自己發見了幾種社會進化底法則。

馬克斯所發見的重要法則——使社會主義成功為科學化了的法則是什麼東西組織成的呢？這些法則包括最重要的史的唯物論和剩餘價值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urplus Value Theory）。

昂格斯說得好“感謝這些重要的發見，史的唯物論的發見和因剩餘價值論，那些隱藏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下的秘密的發見，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代替從前的烏託邦了。”

我們現在預備討論史的唯物論，但是在討論之先，懂得一點唯物論及唯物的一般的概念是必要的。

第 二 章

唯物的宇宙觀(唯物哲學)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Philosophy of Materialism)

1. 於對”精神“與”物質“的一般的討論

(General Consideration on "Spirit" and
"Matter")

肉體和靈魂間的，內部心理的力量和組織人身的外部的物質間的，“自意”(Will)和“強制”(Must)間的，不見的非具體的思想和物質的外觀世界間的這關係，在人類開始知道思索宇宙之謎時就已經玩味到了。

當人還是在原始狀態的時候，當他還沒有一點近代的科學智識的時候，他便已經相信靈魂了。

野蠻人把許多所不懂的現象都歸到一個隱諱的，神秘的力上去；這力他就叫作“靈魂”，“神”，“死”這現象對於野蠻人是個很奧妙的神秘，他真不懂一個死人好像外貌和生前一樣，然何以究會完全不同。死人有像生者一樣的身體組織，一樣的器官，然而和生人大有差別，尸體不能運動，雖然他底運動器官仍存在。經過長久的思索以後，野蠻人得到這樣的結論，無生的尸體之所以和有生的身軀完全不同的理由是因為死臨到時，“神”便脫離身體了，管理與支配生存體的“靈魂”不連繫了。

原始人在他底經驗中似乎有許多可以維持他這個死卽是靈魂與身體脫離關係的信仰的例證。例如他夢見一個久已離開世間的人，死去了的人何以再現在我底面前呢？——他驚奇得很，我們夢裏所見的是死入底靈魂罷——他自己這樣回答自己，這樣，我們底野蠻的遠祖便深信身體雖死去了而靈魂仍是到處生動着。這樣，便發生了靈魂不滅的信仰。

野蠻人同樣地解釋睡眠。他深信熟睡時是靈魂和身體暫時脫離。保羅拉法格 (Paul Lafargue) 說得好，“野蠻人并不懷疑他夢裏所見的所經驗是真的發生了。例如他夢到他在追獵，在和仇人爭鬥，等到醒來時却發見自己還是在原來睡眠的地方，於是乃斷言說：啊，我還有個下意識的“自身”(Self) 啊。這個“自身”不能看見，不能聽到，是和空氣一樣的輕浮。在夢裏看見的也是別的離開他底已經熟睡的身軀的自身。當他睡着看見他底親朋的時候，他相信他們底神真的來訪了他。”

昂格斯說：“在未曾經過進化底最低程度的野蠻人中間這種信仰還是存在着。所以野蠻人相信人們和夢中現象是同一的，夢中的好和壞的事情應負責任。這樣一個習慣，由姆弟賓（Umbin）在一八八四年從玖利亞地方的印地安人（Indians of Guinea）中觀察出來了。”

野蠻人在和他同住的，同職的，同獵的夥伴他們間的社會關係中所得來是經驗使他更信仰每個人有一個靈魂，——一個發號施令的靈魂，一個服從命令并照靈魂所發之號令動作的身體。這些野蠻人被一個酋長所統治。酋長所命令的一定要執行；酋長底話便是法律。其餘的人對於他們底政府不能過問；沒有所謂個人這東西；個人底自由意志在這種組織中簡直不知道。其餘的僅是實行他們底公認的首領底意志的工具。他們不能想到一個統治^本支配工具的，沒有發令的主宰和受令的奴隸的組織，他把人格分成兩部分——統治的^本命令的意志，“神”，和被統治

與執行“神”底意思的，物質的肉體。

野蠻人不但把他們自身及社會看作是自意與強制的，靈魂與肉體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一個組織體，並且他認整個宇宙是那統治的活動的意志與那被統治的無生物質，及那僅在思維中才能意識到的那神秘的靈魂與五官所能感覺到的那廣袤的物質所組織成功。一切自然現象都屬於“宇宙精神”(World Spirit)底最高意志，他相信神底意志便是一切現象底惟一的究竟的原因。他想如若沒有這個意志便沒有事情發生了。僅只當神，靈魂命令時，願意時，物體才能活動，才能現各形式，才能作各種動作。沒有命令，則物體仍然沒有活動，沒有變化，沒有色相。

後來，當科學開始啓示了以前所不能意想的人生和社會現象底神秘，支配宇宙的法則也發明了，許多從前歸於神秘的，聖靈的力量叫做“神”的現象知道不過是某種物理的，化學的，機械的法則底結果而

已，夢的現象知道是被生理的法則所支配，——這時候，甚至以為和物質的實體一塊還並存在一個不可見的，無所範圍的思維與感覺的世界及超於物體而得到神性的心理動作這樣一個信仰也還是存在。人仍然覺得難於解釋他底心理的自身，他底心，他底智慧及思想與生理的化學的，物理的法則間之關係。

不但心理的現象還是不可意想，甚至生命原始，自人類以至植物機體底生命的主要力量還是神祕。生理學者告訴我們生物是被那些機械的，物理的法則所支配，是最近的事。他們告訴過我們何以生物在適宜的環境條件之下發展着，變化着，何以在不適宜於自身的環境中消滅，死亡。然而“科學”仍為環繞“生之秘密”(Secret of Life) 本身的奧妙所折倒。有機體之原始仍是一未開過之書本。

外面的力量，化學的，機械的物性與生物間的關係猶如使發動機發動的蒸汽與機器自身間的關係一樣。機器底發動機並不是單獨靠蒸汽。如要使一個發

動機能發動，則必須照這目的去構機件；如果機件之構造不合於發動機發動時，則蒸汽決不能夠推動牠。

把一切生命現象都歸之於外間的自然力而忽視生物底生命力，——適應於與變化於自然力影響之下的生命力，猶如把發動機之發動單獨歸之於蒸汽而忽視機器本身底構造是一樣的錯誤。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許多科學家自信發明了如何從無生物變成有生物的道理了。有名的自然學者施奈登(Schleiden)並且描述過有生的細胞如何從無機體，無生質產生出來的過程。可是，這種“內在的發生論”(Theory of Abiogenesis or Spontaneous)久已根本地推翻了。現在自然科學內面一個最重要的圭臬是這個根本原理：一切生物從生的源泉而來(Omnia Viva ex ovo)，一切有生的動植物從預先地存着的生命發源的。在那外在的，物質的自然裏，毫沒有構造“生的精靈”的地位。(我們明白地說：“生的精靈”(The Living Spirit)者是為免除與“生的物

質”(The Living Matter) 混雜起見，因為組成生物⁵⁵的物質能感而且是从無生的或無機物質構造出來，例如植物中之同化。)

這好像是在不甚發展的及最發展的生物內面存有那依從外力底命令的無限能力——“精靈”(Spirit) 人類從最低級的有機體進化到為萬物之靈時，這能力也跟着更複雜，更發展。然而硬說那從心，感覺，意識裏面表露出，或者竟是和牠們一塊表露出的這精神和他所支配的物質是一樣的質的話則我們都躊躇起來。可是，這精神又常常地和物質結成一塊。什麼關係存在精神和物質間呢？這一個有什麼勢力可以影響那一個呢？這不見的力量，精神從那個交點與具體的物質相混合呢？兩者之中，那個是支配力呢？——精神支配物質呢，還是恰恰相反，精神只是物質底服從者呢？關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哲學家有很多不相同的意見。詳細分析起來，這些討論宇宙原始和法則及終極實體的哲學見解與學說可以分成兩大

陣營：信仰真體 (Realit) 根本是精神的唯心論 (Idealism)，及信仰質體根本是物質的唯物論 (Materialism)

2. 唯心論的及唯物論的哲學系統

(Idealistic and Materialistic Systems in
Philosophy)

哲學的唯心論者，不論他們個人底宇宙概念如何地差別，都贊成“精神”先物質存在這個普通原理。所以唯心論者結論說物質的世界不常存在，而是依着神意 (The Divine Will of the Spirit) 所創造的。他們的概念是“宇宙存在其中的神聖意志” (The Divine Mind in which the World Exists) 聖經式的創世說被他們實際地採用了。這一信仰論理地會達到物質底屬性不外是神底屬性這樣一個斷論，——因為創造主只能把自己所有的屬性舍入他底創造物裏而去。照這種學說講，那末，我們四周物質的

世界不是自立自主的，而是那種超乎物體的，人類官能不能感覺到僅在崇高的心性裏能意識到的無限的力量底結果罷了。

唯物論的概念則和唯心論的直接相反。根本地，牠承認了一切生命底單一性與一切存在底連續性。唯物論說宇宙常常地存在着。物質的宇宙不是任何神意或超自然的力量所創造。唯物論否認那假定為存在人類之外的精神，靈魂，神及創造主底統御。唯物論者僅僅相信那官能可以感觸到的，可以耳聞目見的東西底存在。自然是獨立的，不是被超乎物質範圍以外的精靈所統治。精神和自然分離根本就不能存在。唯心論者說一切東西只在和我們底意識關係中才存在，而唯物論者却肯定地說意識也僅是物質底現象。精神的，心理的現象不外是具體的物質動作底結果罷了。

在這兩種一元論的系統之外，正有一個二元論 (Dualism)，二元論主張這兩種重要的原素，物質與

精神，同樣地存在，同是獨立地存在。各有各的屬性。牠們聯合地配對，互相影響着。思維本體和存在本體 (Res Cogitans and Res Extensa) 在同一世界裏并行存在，但是牠們互相交接的原因和本性，二元論覺得很難解釋。二元論確認了精神與物質永久并存的，但是可惜不能滿意地述出牠們彼此底‘相互’作用。那些大哲學家一元的唯物論者也好，一元的唯心論者也好，都是努力於從一個原理，一個實證，一個力量去解明物質底意義及作用底神秘，和宇宙之謎。

思維和感覺對於外在世界的密切的關係從來就是個懸斯和辯論的事情，因為這包含了很重要的實體問題 (Problem of Reality)。

在外在的自然與我們底對於牠(自然)的擬想和概念間存着什麼關係呢？哲學問道——是不是有個絕對地一定的無人可疑的智慧存在世間呢？就是這

智慧可以使我們得到實體底真概念嗎？我們心裏所反映的影像及概念就是外在實體底模範否？大概不過是我們內在的幻想底，意識的自我底（Conscientiel Ego），主觀的想像底結果罷。

這些問題似乎可以使那些肯定一切事體，沒有懷疑過好像顯明得不值詳述的物質的人，麻煩起來。普通的人，觀察皮毛者視為容易懂得的東西在哲學者并不如是容易地，迅忽地理解。然而實際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臆斷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如詳細考查時，則充滿了矛盾，在真和不真中間的限界完全是不分明，而許多好像是真的事情究竟不是真實，不過是實體底幻景罷了。

我們看見一列街房在前面，起首一眼，我們沒半點懷疑街與房是真實存在，是實在的，是存在我們之外的，——即是說屬於外在的世界，可是這一切很可以有理由地懷疑，如何能一定相信街與房子佔着地位而獨立存在我們之外呢？我們有什麼明證物質

存在着或有這樣一個東西如外在的世界呢？你可以答說：我們底感覺，物體映到意識上的各種結果，足夠證明牠們底物理的存在了；——我們看見街市，觸着房子，聽着鳥底歌唱，嗅着花底芬芳。感覺是知曉物體底屬性，聲，色，香，味的經驗。真的，如其沒有感官，——不聽，不見，不嗅，——我們簡直就沒有外物底概念了。盲人不能看見房子底現形，聾者不能聽到鳥底歌唱。那末，我們底每個外物底概念全恃感官了罷。可是，感覺在牠自身是足夠去表示或證明實體麼？感官是我們所有的屬性罷了。這些屬性是在我們之內的，各個不同的人所私有的。這樣，則我們底外物底概念是建築在我們內在的感官上面不在外在的物質上了。如其承認沒有感官——位於我們自我（Ego）之內感官——就沒有宇宙底概念的話，那末，我們的整個宇宙底概念是我們自我底結果，主觀的結果，而非是位於我們之外的事體底結果了，既然我們底外在宇宙底存在的信心是建築在我們底感官

上面非在外在宇宙本身上，則疑問就可以發生了，——或者我們底感官所傳遞來的消息錯誤了罷。很可能地，外在宇宙這完全沒有罷。而且更重要的，或者竟沒有“我們”；——止有個“自我”及建築在“自我”之上的外界概念罷了。我怎麼知道在我底“自我”之外還真正地存有一個宇宙呢？

這顯明的，有許多人會堅決地反對這些設想。他們會說，怎麼着，如其沒有反映和影響感官的外在宇宙，則感官不能應驗任何東西了，神經系將沒有東西傳達到腦筋了，知覺將變為不能（自然，概念更為不可能）了。鳥不歌唱，我們不能聽到鳥底歌唱。沒有光線，視神經沒有效用，將仍留着無作用，而我們也不能建造任何外物底形狀底概念了。我們知道在每個概念裏一定要注重兩個原素：客體，直接喚起并使“自我”動作的發動的原素；主體——感官，——造作沒有客體底印象的。如若物質沒有存在，如若沒有備給我們底用以經歷的感官的外在宇宙，則將沒有印

象構造在我們底感官之上了，主體底工作，即傳遞印象和知覺到心裏，然後構成概念，所以是僅是在我們底“自我”之外的原因底結果了。

前面的問題，鄭重申問一句：有什麼積極的明證一切現象都是那在我們之外的原因底結果呢？真的，就假定我們能夠知，可是我們底整個智識也不過是感官動作底結果罷了，沒有我們所有的感官，智識是不可能的，那末，問題仍是：既是若沒有我們自身（Self）底一部分的感官則我們不能知道一切結果必有一個外在的原因，然則誰能一定地說在我們之外存有東西呢？或者感官動作底原因（自然一樣是印象和概念底原因）存於我們之內哩。

費希特（Fichte）說，我們底“自我”之外，沒有外在的宇宙存在着；那外在的宇宙，那“非我”（Not-Self）僅在我們底“自我”主體，意識到時才存在。沒有主體，這物質的宇宙就不能存在，因為我們不能有牠底意念。

費希特底所謂“主觀的唯心論”(Subjective Idealism)不堪分斷。假若這是真的，照費希特所說，這“外在的宇宙”僅存在我們之內而非在我們之外，那末，——如其論理地根據這大前提——我們應該深信別人底存在也不外是主觀的相信，我們底“自我”底一部分而已。我們應該辯明父母之存在僅當我們底信心和想像意識到時才真確了，因為一切自我之外的人和物是屬於那外在的宇宙的，屬於那“非我”的。我將否認我從我底父母而來，因為父母乃存在於“自我”之外。但是要問：在這宇宙中的我自己怎麼來的呢？沒有父母怎麼能有一個“我”呢？反之，假若承認父母不僅在我底“自我”之中而也存在我底主體之外，那末，就應該承認這兒存在了一個不依着我們底“自我”的非我了，即是存有了一個我們之外的宇宙了。

康德(Kant)相信有個外在宇宙獨立存在於“自我”之外，和“自我”不相干。這宇宙是“物自身”

(Things-in-Themselves) 底區域，康德視這為根本地不可知。康德深信宇宙不完全存在“主觀的狀態”(Subjective-Staté) 之內，個人底內在的意識之內。這是真的，我們（即我們底概念）只和我們底感官及只和從感官動作底結果所得來的外在事物底模型相交接。不要把真實存在的事物與我們經驗裏底這些事物之想像及概念弄錯了。應該把“物自身”與“現象世界”(World of Phenomena) 分清楚。“物自身”底世界是不可知的世界，絕對的實體，而現象世界是智識底區域。任何概念裏有兩個原素：給我們以印象的物體底屬性，接受這些印象的“自我”底屬性。“自我”彙集并分斷地從外在宇宙所接收的印象。這一分類作用按照某種適應“自我”底根性的法規而工作的。

例如我們注意一幢房子，為構成房子底概念，則必要給牠一種樣式，一個固定的位置，一個佔着的地位，而且也要一個時間。我們計算牠底高度，牠建在某地之上，佔多少空間，房頂佔的空間不能為房基底

或其他任一部分底。簡單說，房子底每一部分有牠各自底直徑和空位。假如不給房子以一個空間和面積，則沒有房子，物體的東西底概念，因為一個東西底形式不外是那東西和「非那東西」(Not-That-Thing) 的分別罷了。設若不在某個一定的地方看見房子而是在任何地方都看見，而房子又沒有佔據特別的一個空間，——那就真確地我們沒地方看見房子了，因為如其看見房子位在無限的地方，如其看見牠沒有起始也沒有結尾，那是顯明的我們不能給房子以任何一個形式了，我們底某種東西底想像不能離開牠底根本要素底特質，此地起首那地結尾的意念。時鐘也是一樣，我們止在聽到了牠鳴了之後，才能知道鐘鳴幾響，而我們之所以能知道是因為對分聲音底序次與數響底數目。鐘響一次，我們給牠一個時間。如果一座鐘連續響起來，沒有起始也沒有結尾，那我們就不能有牠所發出的聲音底概念了。依照牠們底時間的和空間的關係的這東西與事件底類別，為格

以能構成我們對於那東西或事件底概念，所以是絕對地重要的，時間與空間，各種現象底普通的，不易的特性是要被我們底意識與自然性來協助。事物自身存在，並不為時間與空間所限制。我們如若想着宇宙是和我們自己無關係而是分離的及獨立的時候，（“An und Fuer Sich”）則時間與空間底概念馬上失了作用。

既然物自身存在於我們底自然性之外，既然牠們不依附着我們底感官與屬性，又既然牠們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及空間而存在，那末，我們的物底概念自然不能和那從牠引起這概念的物自身一樣的了，概念，被我們意識動作所構成的概念，在主體之內的概念，大部分是“自我”底屬性底結果，而非是那分立存在的，不知與不可知的物底再生產（Reproduction），

“物自身底世界”康德叫做“本體世界”（Noumenon World），——無事件之世界，The World Without

Events)。在牠底對於我們的經驗的關係中的世界，“物爲人們” (Things for us) 之世界，康德叫做“現象世界” (Phenomenon World) ——有事件之世界 (The World With Events)。

康德相信每個事情都是前事底產物，每個結果都有牠底原因。若非這樣，則現於我們之前的全宇宙將像一個不可意想的混雜體，許多東西之精雜，播蕩於混沌潮流之間，彼此相互間沒有一個秩序的關係了。爲要我們有個宇宙的認識，這兒一定要有種調和，我們一定要把各事物歸入有系統的秩序中，然後牠們之間才發生因果律底關係。必須建立某種法則而後我們可希望認識宇宙。自然底根本法則自身是很實際地顯明，即在各現象間有個融和。除現象間有融和之外，還有別的意義可以從雲先於雨這自然的法則裏面引申出來麼？不是就是這法則指示雲雨間的因果關係麼？當我們想着經驗地構成的現象世界時，必須體認這法則。自身存在的，在我們感官之外的本

體世界 (Noumenon world) 完全不適應這一切現象必有一原因的這概念。在本體世界裏沒有因與果這東西。自然法則只在我們用感官能感覺到這現象世界裏才重要。在感官感覺之外的這本體世界裏則不被這法則所支配。

空間和時間，因和果，是先驗的 (A Priori) 概念。這個康德底學說，如果詳細分析一下，則有重大矛盾發見了。照康德講，一種現象必要這樣才可以有：首先，在我們之外的，本身為不可知的本體世界影響我們，在我們底意識之上給一印象；再則，從我們底自我底屬性類別這些印象。試問：假如主張任何現象都是那存在我們本身之外的本體世界底效果所使致，那末，豈不是本體世界做了我們這世界裏各種現象底原因麼？然而康德深信因果僅存在對於我們的關係中，僅存在先驗概念底基礎上，而不存在於本體世界裏。要是因果在本體世界裏沒有存在，那末，最好，像費希特一樣，主張我們底概念底原因在我們自

之己內，而不是，照康德說，那存在我們之外的世界底效果罷。可是只要承認一切現象底原因是超乎我們的話，那末，不也必要相信“自我”之外的世界底存在麼？或者竟是外在的世界只在“自我”能意識到牠時，在我們底想像中存在罷，或者竟是若沒有做主體的“自我”，就不能有客體罷。就因為這理由，費希特觀康德一樣地會變成主觀的唯心論。

當然，我們可以贊同康德說感覺機能只在外物反映於其上時才作用。但是我們也一定承認因果一樣地存在於外在的本體世界裏，而不僅止是我們底想像底樣式，理性底範疇 (Category)。

正是這樣達到了唯物論的宇宙概念——存在我們底意識中的宇宙法則不是我們底主體底，我們底“自我”底結果，而真正是外在世界的客觀的法則，我們底心不得容易認識宇宙起見造成這種法則，倒得去觀察與發見這些已經存在自然中的事情，這些法則如其不在“自我”之外客觀地存在，則我們底意

識中如何能有牠們底存在呢？這樣一來，我們底概念不過是外在的，客觀的自然底反映罷了。這些法則更能明確，則我們更能體認，更能知道其正的外在的世界。

3. 唯物論底確證

(The Evidence for Materialism)

上面談過，唯物論底原理不包含這信仰在宇宙創造以前的神底存在，而依神底意志及其預設之計劃宇宙得創出。唯物論也不承受黑格爾底意見，即是說宇宙未有以前就存在一個發源於不可記憶的時代的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而宇宙乃是觀念底外體。唯物論者以為這樣的一個觀念是幻設的，是神的傳印底遺形，而並非實體。

唯物論更不承認康德底“本體世界”，一個感官所不能意識的，超乎感覺之外的世界。這一純精神的世界，既沒有具體的“身體”，又不能為“身體”底感

官所明瞭，是唯物論者簡直或想都不會想起來的東西。

唯物論更認主觀的唯心論為不真確，這主觀的唯心論主張我們所叫為“非我”(Non-ego)的實體，外在的客觀的宇宙除在主體底心中外是沒有存在，是自我底反映。

在唯物論者，真確的宇宙止是實際的宇宙，——能為感官所明瞭的宇宙。他思索的也止是這個宇宙。唯物論者以為人不是在這一具體的宇宙之外而是在其內，——自然全體底一部分，且為自然法則所支配。觀念，思想，概念，——一切我們叫為精神的，不是離開物質獨立；倒是和物質的身體同時產生的東西。意志，思想，意識及一切我們一般地叫為“靈魂”的心理特性，并非是外在的東西而是物質底表現與固有性。“靈魂”產生，生長，發展止和牠底配偶，腦筋產生，生長，發展成比例。思想不能與腦筋本身分離。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不管用學家如何說法)，也

不是分開的獨立的東西。精神則不過是物質底最高形式罷了。

沒有腦筋，心理作用為不可能；而以心理作用是分開的獨立的東西，真是滑稽。腦筋更高地發展，心理作用也隨着更高地發展。

某種機體進化愈高時，則牠底身體底各部分也隨着質的地和量的地愈高度組織，神經系愈複雜，則腦器官底構造也隨着精神密，腦筋細胞分功愈大，則心理作用：意志，思想及其他等等也隨着愈高度發展。

在進化的最低級的，沒具有神經系的有機體是沒有複雜的心理作用的。牠們底動作止限於反射作用，即是說，沒靈止能反應某種刺激，如光，熱等等。這一反應之出現並沒有參加意志和意識；不過是生底一個信號，甚至有幾種植物也表現得出，這低級是機體物理地發展符時，才開始有分工；於是就只某種器官反映外界某種刺激。這些特別的部分就是神經，

高級動物底精密的器官，——那是特別地適應心理作用的腦。心理作用應視為是從只能反射外界的能力發展出來的更高的形式。這一變遷，即從反射動作到更高的意志的進行的這一發展，是和身體底生理的發展成平行。不但種族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孩童底年齡成熟，孩童底心也成熟”。換句話說，腦筋發展，心理作用也發展。

心理作用和腦筋，神經系統相緊連，這是自然科學裏底根本法則。大學者，大天才，藝術家底腦，質的地及量的地，比一般普通人底更高度發展些。反之，子優底腦構造很簡單，幾乎完全沒發展。一個稱量腦筋有年的巴黎學者發見席勒(Schiller)，拜倫(Byron)屠格涅夫(Turgenev)及同樣智慧的人底腦筋較普通人底腦筋較普通人更重些，構造更複雜些。

著名的生理學家用獸類和鳥類底許多的試驗把心理的靈魂不能和物理的腦筋分離這事實證明得沒有疑問了。特別有趣味是一個法國生理學家用那些

腦子已經取去還可生活的獸類和鳥類底試驗。這個生理學家把鳥雛底腦一點一點地割去，漸漸把牠底“靈魂”或者生命意識取出。這末一來，他可以使之那鳥雛成爲甚至最低的心理本能（如要求飲食，躲避危險）也不能表示的狀態。然而生命本身在這變更中並沒有消滅。這已經證明了，那鳥雛底生命，科學地去飼養，可以延長好幾年。更奇特的是這經過試驗的鳥雛居然長成了。可是，這些動物底生命底表現，同植物一樣，並不直接地顯明。把牠放到那兒，牠便停止在那兒，沒有顯出些微的自意的動作。牠們僅僅保存了反應外界刺激的能力，而成爲一種植物的生命狀態。

還有比這還更顯確的事實去證明靈魂不是與物質脫離獨立存在的現象麼？

達爾文（Darwin）底證明一切生物，植物和動物，都是從一小塊原形質發展出來的進化論也是反對那些主張精神存在物質的宇宙創造以前的學說的

一個有力的論證。現在我們十分明瞭了，精神的底生長和發展一定要與物質的底生長和發展密切地成平行。物質的腦筋存在的地方，精神才存在。從下面所說的，我們可以得個結論：在生物未發展到最高的有機體，如人及高等動物，具有腦筋以前不能有精神的“靈魂”底形跡。

許多相信創造是根本地分成兩部分的唯心論者及玄學的二元論者把精神與物質底，靈魂與腦筋底關係比為彈琴者與鋼琴。樂音是從琴而出，然彈者手不按琴時，琴即沒有音發出，因為鋼琴止是一種器具而在這器具之上彈者執行他底意志。同樣，沒有腦筋那必須的器具，精神也會不能表示牠底動作。

這個比譬，顯然地，不大高明。假若物質止視作是精神底器具，那末，我們將如何解釋這事實：精神的是不斷地，不可分離地和物質的相緊連，並且精神生長，增加，消滅止能當着在牠底底把物質裏有平行的生長，增加和消滅的時候呢？我們上面已經看

出，有種動物在牠底，爲心理作用的器具的，腦筋已經取出之後還能生活。這分明是精神依靠物質的狀況不能把彈琴者對於他底工具的關係來比擬了。

即使說精神的底發展與物質的底是同時發生，然而，表現心理動作的高等複雜有機體之所以能達到牠們現在的發展階段的原因止是因爲簡單的，單一的細胞組合經過無數的進化程序以後的這事實也不真確嗎？這些細胞無疑地具有和別的物质，無生物，無機體分別的“生命力”（Life force）；牠們一定具有反應外界刺激的能力。那末，這些精神的特性者“生命力”從那兒開始發生的呢？假如精神不是獨立的力而止是物質底結果，假如物質與精神是同時生長，消滅，假如有活的細胞底生命作用止是爲細胞所組織成功的物質底固有性，——那末，何以有活的有機體一定要從先前存在的細胞發源而來呢？何以有這生命底連續性，並且何以我們不能在試驗室裏用平常的物質造成一個有活的有機體呢？何以這爲一

切生命底自發的源泉的細胞底神祕我們無從努力去找到呢？無機的或無生的與有機的或有生的間的真正分別在那裏呢？

唯物論現在誠然還不能給這些問題以滿意的答覆。這些似乎神祕底解釋還是躲藏在“不能知”的黑幕後面，可是單止唯物論還不能解答這許多問題的這個事實是不能指明出就是這足以承認反對唯物論的論調及接受用超自然的，非物質的力量去解釋創造問題的學說了。蘭格(P. A. Lange)很有趣地指出：“那些懷着這個意見以為有一個難解釋的而是與物質分立的生命力或“生命精神”(Spirit of Life)的人是想在那還沒有給科學之光照經過的自然底神祕的暗角裏面尋找他們底藏身之地。在這樣烏黑的地方，那些叫作“唯心論者”的人們把他們底身子藏匿在黑幕裏面去迷惑人底智慧”。

科學底任務不是拋棄許多周圍的現象不去解答，說這是屬於不能意想的，不能目見的力量；科學

底目的倒是去觀察，去發明，去類分，——使不能知的變為能知，使不能意想的變為能意想，使像是超自然的變為自然底實體。

幸而最近的學者用他們底銳利的眼光深入那給“宇宙”神秘地遮蓋着的生命之網的區域的事情已經部分的成功了。漸漸地，然而一定的，科學將會把那遮蓋生命源始的帷幕推開的。

赫克爾(Ernest Haeckel)教授已經證明了那單一細胞的有機體不是生命底最後的基本了。這些細微的簡單的有機體牠們本身就是一個長久的複雜的進化過程底結果，有活的物質底基本不是單一的細胞，而是更小的一種原形質。(Plasm)這些極細微的原形質是水，酸素，炭素，淡氣的纖微的混合體組成的各分子所組織成功的。這濕潤的極微的物體便是生物底基本，從牠們發展出一切有機的生命，一切心理作用及精神現象。

著名的德國化學家費薛兒(Emil Fisher)用化

學的原質混合起來造成上面所說的極微體已經成就了。這可以希望，當一切重要的科學考研完成了時，有機體，有生物和無機體，無生物中間的高牆可以推倒了，正如進化論使動物和植物中間的深淵不見了一樣。用我們狹小的觀察誠然難於把住那一類進化到一類，極微的原形質進化到人類底完全旨趣。可是科學家更深信進化就是這樣發生，而且進化到現在的階段已經須要幾百萬年的經過了。所以這是很可能的，在這樣一個長久的時間內，在某種必要的外境底影響之下，無機原素會漸漸地變成蛋白質的物體了。我們現在之所以不能確切地論證有生的原形質底發源者大概是因為有兩原因：第一，我們生長至多不能超過一定時間；第二，現在的氣候狀況也不適宜於這種觀察。

4. 一元論的宇宙哲學

(The Monistic Philosophy of Nature)

在否認有種什麼超自然物底存在的唯物論者之間，關於精神本質及“精神現象”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有許多唯物論者是極端的無神論者(Atheist)，他們絕對地否認什麼最高神底存在，他們嘲笑那以為有精神的力量底見解。他們主張什麼精神的力量根本就沒有，他們更明白地說這種力量是幻想之物。我們所叫做精神的現象的止是物質底表現，莫勒學帝(Moleschott)說得好：“思維是物質底運動。”止有那具有運動，電力，熱力的具體的物質存在；那精神的現象止是物質運動底某種形式，在物質本身無論如何不是精神的；牠并不思維，牠沒有意志力，更沒有靈魂。牠不過是無生的原子(Atoms)底集合體罷了。這一集合體，這一原子底組合也是一切叫為精神的現象底，——思維，感覺，感緒，——及叫為“靈魂”底原因。照這些唯物論者底見解，則精神止是死物質底形式，而物質本身并不具有精神。如果物質不構造或某種形式就沒有叫為精神的屬性。所以這很

顯明了，精神存在的地方止是因為那兒有個各原子底總體，而每個原子並不具有精神。

前卅年的唯物哲學家，尤其是達爾文底進化論底信徒，多傾向於一元的唯物論，相信物質本身就是有生氣的 (inspired)。每個物質原子同時就是“原子靈魂”(Atom-soul)。邁納蒂(Meynert)說：“意識底屬性一定要在每個原子內面。假如每個原子是無生的，不具有意識力量的，則原子底組合也不能有意識力量了。我們底為原子所組成功的腦也將不能表示任何精神作用了。”這樣的唯物的概念並不是唯物論底原義；他不否認精神，靈魂。反而言之，照這見解說，則是沒有死物質，沒有無精神的物質那東西了。赫克爾說：“我不曉得死物質這東西。我也不意想一個沒有情緒，感覺及想像力的東西。”物質底化學的，物理的，機械的固有性就是牠底“靈魂”。靈魂却不是一個和物質脫離獨立的稟質。宇宙有一個實體，——宇宙實體——而這實體有兩方面，有兩形態，同時是精神

的和物質的。物質的形態佔有地位，所以感官能領會；精神的形態即是靈魂。這兩個形態不可互相分開，分開則不能存在。一個變化，別一個也隨着變化。宇宙實體是物質同時是精神。就是這不知的‘某東西’（“Something”）經得闡明而啓示我們以各種形式。牠佔着地位，而又有各種看不見的化學的物理的固有性，如吸力，電力，光，熱等等。如果視宇宙是物質的實體，爲佔着地位的東西，那末，這是一個容易爲感官所領會的物質的東西了；如果思及這實體底力量，那末，這就變成一個十分不可意想的神的產物，精神的東西了。如其你從兩方面兩形態去思考這宇宙實體時，那末，則這實體同時是精神的，同時是物質的。精神的和物質的同是宇宙實體底屬性。設一個比喩：樹葉具有各種固有性；牠是綠色的，是扁形的。綠色之爲樹葉底屬性正如牠底扁形是一樣的程度。樹葉既不是完全綠色也不是完全扁形，牠是同時是綠色是扁形。葉子本身具有綠色屬性正如牠本身

具有扁形屬性是一樣的。從顏色觀點而說，葉子是綠的；從空間觀點而說，葉子是扁的。宇宙實體底物質的和精神的中間的關係就如葉子底綠色和扁形中間的關係一樣。

這樣一種唯物論的概念並不是唯物論底原義。我們可叫牠為唯心的，也可以叫牠為唯物的。牠承認物質也承認精神，而對於唯物論者以為宇宙只有物質的這意見不表贊同。可是在不承認神或是“生命力”為獨立的東西的這一意義上，牠是唯物論的。

這一元論的概念不承認一個外在的宇宙，並沒有別的力量。宇宙同是精神的和物質的。個人底靈魂不是與身軀連合的一個獨立活力，而又不為支配身軀的自然法則所支配。靈魂不能與身軀分開；個體即是靈魂和身軀所組合的，身軀變化，靈魂隨着變化。今日思想和昨日不同的緣故是因為今日身軀（腦筋細胞）構造和昨日不同。假若，因為外在的環境底直接刺激，腦細胞作用不同，那末，自然我們底思想也

隨之變更。

這個被一般蓋名的自然科學家所承認，而且得到科學上的根據的學說，是由斯賓諾薩 (Spinoza) 所來；斯賓諾薩主張“神”和“自然”同是一件東西，那兒是“神”，那兒即是“自然”，一切自然的東西同是“精神的”東西。斯賓諾薩底汎神論 (Pantheism) 和一元論中間的區別止是斯賓諾薩叫這不知的“某東西” (Unknown Something) 為包含物質與精神，身隨與靈魂的“神” (God)，而一元論者叫這為“宇宙實體” (Universal Substance)。費爾巴哈說 (Ludwig Feuerbach) 說“斯賓諾薩所稱為“神”的實體的，在我們分析起來，不過是“大自然”罷了。”

由斯賓諾薩所由來的這一元的宇宙概念，馬克斯和昂格斯也接受了；在這一點而論，他們是費爾巴哈底信徒。可是馬克斯和昂格斯更邁了一步，把這一元的唯物論應用到解釋歷史，並且因為他們底努力，史的唯物論得着了基礎。

第 三 章

唯物史觀

(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 馬克斯以前的學說 (Pre-Marxian Theories)

唯物的宇宙觀在歷史上放了一個大光明，給歷史以新的意義，新的解釋。

歷史是社會現象和事件底連鎖，連環間接處時

常變更。一切社會現象是社會慾望和社會意志底表現。沒有社會意識，社會作用則為不可能，就如沒有個人意志，個人動作為不可能一樣。每一社會，每一團體底慾望和意志是組合這一社會，這一團體的各個個人底慾望和意志所構成。公眾意志是代表各個人底意志底總量。每一個人都奮力成就自己底慾望，只顧自己底幸福而不顧及社會利益。但是這些個人底各樣的奮力漸漸地碰着了，於是發生接觸，抵抗，衝突，阻礙出來，一直等到互相調和以後。調和是為社會意志所產出。社會慾望在包具社會意志的習慣和制度中顯現出來。每一社會制度不過是存在於牠內面的一般意志底具體的形式。每一關於社會的事件都有公眾意志底痕跡。

所謂顯出團體意志與慾望，及包含社會底心理的“自我”之社會制度的東西是：宗教，倫理，習慣，道德，法律，政體及一切規定人與人間的東西。所有這些制度在牠們本身反映着社會底心理，精神，靈魂，

猶如某人底事業反映着他底性情與心理一樣。包含在社會制度及習慣裏面的這精神的奮力，這社會的目的，是叫做“社會意識”(The Social Ideology)。這“社會意識”是社會底結構，而構成這結構的材料是組成這社會的各個人底奮力與慾望。要不是有這形成一般社會意志的個人底意志則這“社會意識”為不能有。

如果仍然相信精神是外在的東西，是支配人類的外在的力量，那末，這自然地會以為歷史及一切社會現象與社會思想底全部進程是代表這外在的精神所賦予的稟性底形式，實在不過是教義“愛鄰人如愛自己”底伸說的倫理言論。道德原理，同樣也會以為是入底意識底一部分，是蘊藏在入底靈魂裏面的東西，因為創造得最完善的人自然是仁慈的。習慣不是每日生活底結果，而是超乎人生以外的并且包含了神的精神底教條在內的東西了。同樣，公理也不得以為是來源於人類經驗，依人類利益規定，而以為

是人底向着平等及正義的精神的奮力底結果了。

可是唯物的概念就沒有戴着唯心論者底眼鏡來看實體世界；牠既不把宇宙及其現象神化，也不把牠精神化；牠由簡單地看牠們底本來面目。唯物論說，發生社會制度的原因不是在外在的精神裏面，而是在進化本身裏面，是在支配人類生活的外界的狀況和環境裏面。環境是社會意識形態底決定要素；如果某個社會底意識發展着一個新形態，那是因為常在進化發展中的這一社會底環境須要一個新的表現形態了，而不是因為萬能的神底意志要這樣。如果人或人類他本身必然地照着一個線索而不照別方向去思想，那末，他們底腦筋無疑地必定是照某一個方向而且止是這方向構成并且止照這方向作用。自然地，各人有各人底思想，因為各人底腦筋，質的方面，量的方面，各有不同。人底腦筋作用能夠變更者止是藉外界底影響和印象，這影響和印象便改變那受着影響和印象的人底思想程度并且使他和別的未受着的

人或受着別的影響和印象的人生出差別來。要不是因為有這許多的外界底影響使腦筋接受各種印象，則思想程序不能有變更，而人底思想是常常地照着一個線索，各人底思想也不會有差別了。

找尋社會制度或社會理想底來源或發軔，我們應該考問構成這社會環境的條件和要因，因為一切慾望和一切意志止是為外在的環境狀況所影響而來的結果罷了。人類思想和情緒底每一變動都是環境狀況變動底標示。關於某事件底概念如果有了變更，顯然是他底環境狀況這樣變更了，因此變更他底觀點。“人底思想世界是實證世界底反映。”

人和他底意志及他底一切感情、情緒、慾望等等止是外在環境底產物，這個根本的真理，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便已經承認了。他們重述洛克(John Locke)底名言：“沒有天賦的觀念”。“人是自然和社會造成的東西”。

這些唯物論者圖減輕個人對他底行為底責任而

以責任加社會和養成個人性質的社會組織上。

實在地，如果人是完全服從外在的環境狀況，並且，他底行為之好與壞止應由他底環境負責任的話，那末，這是顯然明白的了，為要改正他底錯誤和惡劣起見，一定要首先改變他底環境的；因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沒為環境所影響，是自然地無好無壞的。洛克說“嬰孩好比一片白紙，在他上面可以任意如何書畫”。假若我們想求有一個為情感和靈資的人所組成的社會，我們一定要着手改變環境，即個人底意見，習慣，信仰所自從來的社會範圍。

然而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并不找求他們學說底論理的結論，而所以限入於一個矛盾之中，不可脫身。

如果個人底觀念，思想，意見，是為其所處之環境決定的，那末，全社會底觀念與情緒自然也依環境條件形成的，決定的；即就是說，他們應該和現存的社會關係之形式相調洽，應該和支配社會生活之現

行狀況相適合。比如說社會關係建築在私產制上面，社會就造成關於私產制的觀念和論斷。依這樣說來，如果要找出社會意志和社會慾望表現自牠裏面的那歷史發展底和人類事件底這些根本原因，那末，首先應該懂這意志底原因，而這原因，唯物論者主張，在社會關係和生活狀況裏面可以發見。可是一種特樣的社會關係底原始又是什麼呢？是那支配人類底意志和見解的社會生活狀況麼？何以止有這樣的關係流行並沒別一種呢？何以止是這種政治狀況，這種或那種政府存在呢？比如，有時某地方一個民主立憲政體創立了，不管專制政體在別地方別時代仍是統治勢力，是什麼道理呢？一個時代是這一宗教形式，別一時代是別一形式，是什麼道理呢？對於這些複雜的問題，唯物論者底回答是：因為社會底統治理想決定社會底制度，因為人們底意志止要求這一法律，這一狀況，而不要求別一法律，別一狀況，所以為要改善社會及社會生活起見，則應努力改變這社會底人們

底意志，情緒及他們底社會秩序；止那時候人們間關係底改善自然地會成就；那時候新的環境將會造成；那時候個人將會受到新的印象，別樣地養成出來，將變成高尚，完美。

根本的矛盾，包含了在這個理論中是顯然的事實。意志，觀念和社會理想是依藉社會關係底狀況。社會關係底狀況（依這些唯物論者底意思）又是依藉統治社會秩序的意志，觀念，思想。一方面，有代表社會關係狀況底結果的“社會意志”（Social Will）；而另一方面，又有代表“社會意志”底產物的社會關係之形式及社會交接之狀況。

誠然，這是可以的，“社會意志”，視作一個原因，對於為這原因底結果的社會關係狀況或是很重要，而且這為結果的狀況反過來在這為原因的社會意志上面生効力，因而不斷地加強這狀況。可是要得到這問題底根本並達到這一似是而非的事件底真正解釋，那末，我們就應該去確定這產出那存在的狀況

的根本原因。不知道這一根本的或第一的原因，是不能夠消除這個或那個不滿意之狀況的。那末，根本原因是什麼呢？這原因是在社會關係狀況之中呢，還是在組織這社會秩序的人們底“公衆意志”(Common Will)裏面呢？那一個是受支配的——是像洛克所說：“沒有天賦的觀念”，外在的環境決定生活狀況呢，還是人，藉他所創造出之社會關係決定社會環境及社會意志呢？

顯然的，社會關係之形式或外在的生活狀況，與社會意志或理想，這二者都不能為第一個原因。這個產出二者來的第一個原因不能在二者任一之中；而，定是一個分立的，外在的緣由。

這一原因性質是怎樣呢？

許多歷史家曾經嘗試過在人類自然性裏面去找出人底社會關係底解釋了。他們說這是在人類自然的本性裏面，我們可以找出那支配和規定人類社會生活的狀況底原因和解釋。實在的，就是因這理由。

所以那些接受了這一歷史底解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們評價任何社會組織就以這某一社會組織與人類自然法則相調和的程度為標準。

這些歷史底事說真是十分荒謬，如果那解釋支配人類生活的社會關係的關鍵是在人類自然性裏面找出的話，那末，我們如何解答那止是各種變更底連續和社會的起伏的政治進化底全過程呢？如果這一原因（人類自然性）是永久不變的，則牠底結果（被這原因所決定的社會關係）也一樣是不變與永久存在的了；這是顯明的錯誤。既然社會關係明白地非永久的而是常變更的，如果以為牠是人類自然性底結果，那末，論理地就應承認這一原因或人類自然性也一樣不是永久的了。假若說人類自然性不是永久的而是常變動着。（即是表現新的慾望新的情感去適應社會生活中的變革，）那末，仍然又限入於一個矛盾之中了；社會關係是人類自然性底產物，人類自然性又是社會關係底產物！好一個說法！

就撇開這個意思不說，但是，如果社會生活底改變解作是人類自然性改變之表現，那末，怎樣會有不適合人類自然性需要的社會秩序呢？再則，如果我們斷言社會是有時和人類自然性適合，有時是不適合，那末，因這一斷論，我們就知道判斷人類關係狀況底及社會秩序性質底惟一的原因不能說是人類自然性了；而是還有一個別的要素隱含了；而且社會關係底進化也是被牠自身底法則所推翻了。

但是，——自然地又要疑問，——即使承認人類自然性不是在社會秩序裏的惟一決定的原因，那末，這一承認本身又有什麼用處呢，假若我們忽視去探討那產出社會秩序的真正原因，法則和根本原理？

幾乎完全以“沒有天賦的觀念”一句話為中心的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分明是不能解答人類生活底複雜現象的。這個唯物論沒有發見出人類進化底原因，沒有把何以社會關係底這一特別形式一時很佔勢，他一時又有他一個形式佔勢，何以社會底一般的趨勢

常是變動着，改造着，這些理由說出來，依這些唯物論者底意思，無論如何，好像社會環境若不是人們公眾意志底產物（即是說人們底情緒，或者，說得更好一點，精神有無限的勢力決定社會生活，）——這造成了唯心論者底模型，——便是，如上面歷史家所主張的，統御社會生活的惟一的勢力是人類自然性，而社會沒有那藉以形成進化的自身底自然法則，——這等於否定了，進化底全部事實！這些唯物論者與其說他們是辯證論者不如說是玄學者；他們視自然及社會不是在動的進化的發展之中，而是停留在不發展的靜態中。

進化論底確實道理這些唯物論者一點不知道；甚至人種原始他們也一點不曉得。誠然他們底首領荷爾巴哈(Holbach)是有點人種進化底根本概念，然而就是他也不相信在那時好像幻想的一個觀念。荷爾巴哈說假使告訴我們說“宇宙”止照一個固定的不變的法則作用和開展，更運於一切人類，鳥獸植物

底生命長久存在而沒變易，——則我們唯物論者將不會反對這意見”。這就是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底精神。相信這一意見的人們以為宇宙及社會生活現象是固定的，已成就的，恆久的，是變動力之一個堆積物，而非進化過程底結果。所以他們底思想趨勢為玄學的，並且相信一切事件，一切現象常有同一的價值，同一的性質，百年以後，一直到十九世紀，這整個進化原理建築在牠上面的那些科學底發明才大放光明。

唯心論者完全不信服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底說法，因此，他們四處去尋求那些現在目前的社會現象底解釋。我們已經知道，唯心論者主張物質界底現象止是思想和心底概念，惟一的“真實”世界是精神的世界，是心和牠底觀念底世界，因此，物質或外在的世界完全沒有獨立的存在，而止是“觀念”底集合體。可是當着以外在的事件歸於精神世界之時候，同時，唯心論者又開始深入地考究“宇宙的”和“社會的”現

象。這或者是各種科學裏的重要的發見和發明所致的罷。

唯心論哲學達到最高點的黑格爾看“宇宙”現象和“社會”現象是辯證法地，是一個緊連着外在的影響和環境狀況而進化變動的形勢。運用了辯證法去研究歷史科學的黑格爾發見了他自己不能贊同那些運用人類自然性去解釋歷史現象的學說。根本地，黑格爾是一個辯證論者，辯證論者底方法乃是努力從思考環境以及同時的，空間的狀況而達到某個現象底解釋。既然環着某種事件之空間時間狀況是歷史底事實，而且是不斷地變動着的，那末，任何一個社會現象底原因，必是歷史的原因，而這些歷史的原因便決定牠底結果的事件底和關係底價值和性質。因是。我們才能夠領悟習慣，制度以及一切社會現象在其中發展的方式，並能了解牠們在各時代之價值改變。

唯心論者底辯證法比以前視宇宙及宇宙現象為

恆久不變的，玄學地去思考社會現象，而不了解一切事件底價值有性質不是常是一樣的那唯物論者底學說，是一個大大的進步。唯物論者幾久不關心那是常在變動着的，是歷史底事實的周圍狀況，則他們幾久不能在這狀況中找出社會現象底法則。這些唯物論者不在歷史本身裏面去尋求歷史法則而在歷史以外——在人類自然性裏面去尋求。

唯心論的概念雖然已經是在發明支配社會生活的原理和法則的正途上了，究竟還不能滿足那些實在論者 (Realist)，就是因為唯心論還信仰一個為感覺不可企觸的精神世界。

要達到一個完全滿意的概念，再進一步是必須的；保留研究社會現象的辯證法，同時拋却唯心論的觀點，回到以前的唯物的概念，而在進化本身，歷史本身去尋求那社會發展底根本原因，猶如唯物論者在宇宙本身去尋求宇宙現象底第一個原因一樣。要得着這一個追求物 (Desideratum) 必須要把十八世

紀的唯物論與唯心論者底辯證法合併，——這一緊要的階段馬克斯完成了的，他把唯物論的基礎加在黑格爾底辯證法之上面，運用這唯物的辯證法 (Materialistic-dialectical method) 馬克斯開始考察歷史的現象。馬克斯從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用以觀察宇宙的同一唯物的立腳點去觀察歷史，可見他以唯心論者底辯證法，去代替這些唯物論者底玄學的方法。就是藉這史的唯物論 (Historical-materialism) 馬克斯表出政治的和社會的進化底其面目來了。

2. 歷史底客觀法則

(The Objective Laws of History)

在前一章裏面，我們已經指出馬克斯底歷史解釋底大概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斯是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了。為唯物論者的馬克斯接受了這一個斷案：個人底觀念，思想，情緒，以及整個社會底觀念，思想，情緒，即社會意識，止可以是環境狀況底結果

或產物。爲人們情緒和意識底原因，及決定人們意志趨向的外在的狀況不能是和以前唯物論者所想爲是永久不變的；而應是演進的，歷史的，並且遵循進化底無窮的進程而前進。潛在歷史發展中和一切社會變化中的原因不是爲自然底固定的法則，而是爲社會自身底活動的法則。產出進化的根本要因牠們自身必是進化的；就是在這些要因底變動之中，我們可以尋到歷史進化這問題底解答。

這一個高明的斷案，我們已經知道，是從兩個似乎非一致的原理所結合而成；馬克斯把荷爾巴哈底唯物論和黑格爾底唯心論形成一個調和的形式，——止是這一斷案底形成不足以使馬克斯之名垂不朽的。馬克斯之所以不朽不止是在他了解了怎樣去研究和分斷問題，倒是在他發見了那潛在歷史進化中的真正原因。馬克斯的榮譽的成就不是在辯證法的唯物論，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方法不過是達到目的之手段；不過是考究歷史現象的一個路燈。許多別的

研究家也曾經用了這同一的路燈，同一的方法了，可是半途停止了，不是倒退便是傍入斜途。然而馬克斯對於這問題因注意的觀察，熱烈的研究，終而達到了這久在尋求的標的；馬克斯深入於歷史之聖地 (Sanctum Sanctorum)，勝利地發露了牠底真正的法則和驅動的勢力。這就是何以馬克斯底名字在科學底金冊上求久不可磨滅的理由。

正如達爾文底名字，因他發見了有機體進化底法則，不可磨滅一樣。馬克斯底名字也因他發見了社會進化底法則永垂不朽，達爾文證明了一切有機體之自然地適應環境不是因為由一個超自然之神或精神力量所使致，而是在自然本身的盲目的活動力底結果，是自然淘汰 (Natural Selection) 底結果；大自然之所以融和不能歸於那一切東西都是倚靠他底意志的某個超自然的藝術家底偏性；而是毫不仁慈地摧毀一切不適應於牠的那自然底盲目的力量底結局；自然秩序不是神聖的“好意”(Good Will)底結

果，而是那隱蔽的必然法則底結果。馬克斯證明了歷史事件不是主觀的要求底結果，而是歷史的必然性底。客觀的法則底結局；不是主觀的意志支配生活，而恰恰相反，是主觀的意志被客觀的法則所決定。

歷史的客觀法則是些什麼呢？歷史的必然性對於那些一定適應人們底慾望和努力的需要的道原則是什麼呢？

每一生物表現出求生和繁殖的慾望。生命和生命繁殖只在那生活必需的東西容易得到之後才為可能。使這些必需的東西容易得到並使之牠們合用的那一手段是在外在的自然中找出來。可是自然本身並不確切地供給一切生物以生存必須之物。有機體必須具有覓食料的器官去維持底發育。那些缺乏覓食料的必要的構造因而不能適應自然環境的有機體是很快地會為無情的生存競爭 (Struggle for Existence) 所消滅的。只有那些在進化過程中能夠發展必要的器官用着去在抵抗自然勢力的生存競爭中採

衛自身的有生物才可以存留。每一生物底自然器官之發展平行着一個精神力或智慧力底發展，心理作用是不可和物質的腦筋分離的。

因阻住盲目的，殘忍的自然力完全消滅地上生物有那些防禦的和保衛的器官之發展，於是在幾百萬年之進化過程中，從一片逐漸地增加複雜的單體原形質開始，發展了一個奇特構造的最複雜的生物，所謂“人”的東西，在成就“人”底完全的生理構造，複雜而融和的身體組織，最高組織的腦，完全發展的心以前，怎樣一個深奧的變化必須經過，幾多生物在抵抗自然的激烈的戰爭中必定已經湮沒了呵！可是只要一經達到了從最低生物發展到人的進化階段時，只要一經人們底祖先發展人類腦筋已經成了功時。那末，人和盲目的自然力間的鬥爭就完全改變了一個方向，為延長生存的戰役取了另一個新的方式了。

代替以前個人的，僅以自然的，生理的武器為保

讓之盲目的鬥爭，人現在開始藉他底智慧底幫助，藉他那和身體構造同時發展的精神的武器來參加鬥爭了。現在，人不只是自然手中的玩物了、自然底詭策失了從前的效力了；生命之保存不完全依靠機會了。現在，人在團體組織中，社會生活中找他底隱身之所。單個的人，如別的生物一樣，是本弱於克服自然力了，於是相互之間造出一種團結力量，甚至這鬆傲倔強的“大自然”也應讓步的一種合羣力。然而也止是在防禦社會的那些物理的武器有效用時，社會生活才能達到其保護個人的目的。幸而防禦社會的武器在大自然本身中尋得出來。大自然供給他的敵人以各種兵戈和器具。結果，人現在不長是無力地和大自然對敵的弱小的個人了，他現在變成了那為抵禦他底經驗和他底夥伴所告訴他的危險起見而建築之陣營裏面的一分子了。他底抵禦大自然的戰鬥的武器不老是一定是附於他底物理的身體上的四肢了，因為他現在學習了那完全和身體不相連繫的器具之

用法了。

人底身體的器官(除腦以外)現在停止了量的發展了。在進化進程裏面的重力中心現在移轉到這新發展的人造的“社會器官”(Manmade Social Organs)上去了。這些社會本能所產出的社會器官或工具不是某個人或某小團體所特有的，而是全社會底公有權，社會有機體之主要因素。

這些新近得到的人造的器官在社會中演一部分任務就好像那生理的，自然的器官在個人一生中一樣的。社會存在現今是依靠這些新近得到的人造的器官，就好像人底生存依靠他底生理的器官一個樣子。社會有機體和那人造的器官間是缺少身體的連絡的，他們就用一種更密切的精神的關係去代替。如果一切生物底心，心理的動作，靈魂，是和他們底身體的構造底形態，是和他們底物質的器官底作用，——一句話，是和他們底物質的存在生死相緊連的話，那末，社會底精神，靈魂也同樣是和社會生活底

物質的狀況相緊連。社會心靈，社會意識，社會底意志，情緒是發那些物質的器官——社會用着去處理生存鬥爭的那些方法，工具，武器，所產生出來的并且和那物質的器官是相適應。一切社會底心靈現象都是那些人造的器官底反映和結局，并且在其中包含了社會意志和情緒的，在其中社會底靈魂尋找表現的那些各種制度必須定和那些人造的器官是相切合。

用普通名稱³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來稱呼那些人造的社會器官，(包括工具，武器，及社會的合作底方法和形式，)則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根本原理：物質的生產力常常地決定那不過是為社會的情緒底具體的表現的政治的秩序和制度。向孕於這些形式裏面的意志和慾望正在和那引起牠們發生的這生產力相適應的時候，才可以找出表現。主觀的意志不能與這些客觀的物質的狀況相反。這些客觀的狀況造成社會，在這社會裏面，人生活着，從這社會，人

得到他底各種印象；客觀的狀況形成那為慾望底偏見底培植的各種心理的工具，而結果呢，這完成了的產物——風俗，信心，奮力和理想底上面深印着那環境總底印痕。環境既不是像唯物論者所想着的是人底主觀的意志底結果，也不是像許多歷史家所主張的是人類自然性底產物；環境止是被人們在生存鬥爭中用着的客觀的生產力所創造出來。如果人具有仁慈性的話，那不是因為他受神聖力底小影或是他稟賦了神的精跡，倒是因為這一特性於人是必需的，因為若沒有這一性質，則生產力在抵抗自然的鬥爭裏將失其效用。如果生產力要求人們之間應該合作，應該彼此幫助，因此每一個人在社會底幸福中可以得有一分，——在時間底過程中，自然地會發生仁慈或同情的特性來，如果生產力是這樣，每個人可以自私，人們相互之間不須合作；或者說好一點，生產力要求絕對的孤獨或竟至互相傾軋，——那末，當然不能有憐憫和友愛這東西了！不但是特性，就是一切

習慣，風俗，法律，政治制度，通通是和生存競爭底狀況相緊連的。

然而，生產底手段或生產力是經過變化的，是在不斷的進化底狀況中的；所以意見，情緒，慾望，和物質底根據的結果各種習慣，法律，制度，一一言以蔽之，那裝飾社會秩序的全部形式也必然地隨着變化。這裏面就存着那被馬克斯所觀察出來的社會進化底秘密，“物質的生產力，並沒有別種要因·構成這些引起社會生活底各種歷史的形式的客觀的狀況。”若不同的民族底習慣有區別，這是他們各個底生產力不一樣底標示，某一社會團體底生產力可以產生出某一種習慣，而別一個底生產力可以產生別種完全不相同的習慣，如果法律政治制度已經改變了，無疑地，在生產力中是有了一個變化，假如生產力是停住着固定不變的，則社會進化是不可能的，而也沒有歷史發展這東西了。歷史進化純是物質的生產力進化底結果。

在人類歷史中，我們首先看出一個共產的組織，隨後，一個酋長制度，又後，一個奴隸制度，更後，一個封建制度；這是因為生產力首先為牠底發展要求一個共產的制度，後來，當生產力已經改變了的時候，人們只能在一個酋長制下面生存，更後，只能在分成了主人和奴隸的社會制度下生存了。只有當着那曾經作過奴隸制度底基礎的生產力已經無效用而被別一種要求封建制度的生產力代替了的時候，封建制度或農奴制度始能興起的。

遠古，文化還是在第一個階級，那時候人民以遊獵為生活，社會生活的組織是部落共產制度。這一社會組織是和人類用以征服自然的那些武器和那些器具底發展相適合的。原人底器具自然是很粗陋的。開初，武器和器具並沒有分別。器具就是攻守的惟一武器。原人所用的武器是那些手邊尋到的東西，——木頭哪，獸骨哪，石片哪。所以實際地他不能夠單人去征服那山中的野獸；必須組織團體用合羣的力量

才能達到他們共同的目的。同一團體裏面的各個人出同樣的力得同樣的東西。

這些遊獵的團體漸漸地加增了。社會團體裏面的人數加增，同時個人底需要也加增。打獵一業也漸漸地不能滿足各人需要和要求了。這些窮的慾望繼續下去終而使之他們另找生活形式和支持生活的來源。他變成改業開墾和畜牧去了，這便使遊獵時代移到農業的和畜牧的時代來了。因為原人所用的粗陋的器具只合於個人勞動，所以農業不須要多數人共同去工作。他們即時覺得個人或小團體墾種一塊小地方比多數人墾種一塊大地面更有利益些，更實用些。跟着合作平分的組織消滅同時社會生活底形式也起了變更。原始共產的組織為另一種建築在私有制度之上的社會組織所代替了。

同時，人類底需要繼續地繁多。農業和畜牧仍然覺得不能供給人類生存底一切需要了。敵對的部落間的鬥爭增加了。戰爭，在原始人類間，是生存競爭

所產生的必須的事件。戰爭需要嚴厲的法規，法規即是完全服從優勝者的暗示，而且要政府取專制的手段這法規才能實行，再則，戰爭底結果俘到戰敗部落底許多人口，起先，人們生產僅僅足夠供給自己底需要時，沒有力量去維持這些俘虜，所以屠殺俘虜一事成了習慣。可是後來，人們生產除供給自己之外有點多餘了，這戰勝的部落覺得如果把俘虜來做奴隸或僕役使用還更有利益些，而且也想這樣做。就在這一習慣中發源了奴隸制度。

奴隸制度之衰落和封建制度之興起，同樣地也是生產力改變底結局。

古代羅馬共和國 (Roman Republic) 之所以變遷到一個可怕的獨裁專制不是由於風俗，習慣，性情或那時的統治者底意志，倒是由於那時全羅馬市民底傾向和意志。羅馬從民主變到專制是因為羅馬市民底情緒和思想完全改變了，而情緒和思想之改變是生產力之改變所產出來的。以前在羅馬市民心理

發展過民主思想的那生產力裏面的利益現在經過了一個變化，引起羅馬市民底理想根本地變化，而使他趨向於帝制的政體，獨裁的政體。

把從貴族統治的法國變為資產階級底共和國的那法蘭大革命不是由於那些宣傳“自由”(Liberty)，“平等”(Equality)，“博愛”(Fraternity)理想的首領們，密人們底努力所引起的，而是因為生產力根本地改變了，發展了。以前封建式的生產力現在取了資產階級式的性質了，因之，不能再容讓那封建式的社會組織。那些首先藉着這新的生產力生活着的人們於是建立了對於舊社會組織的抗議，在這些階級之中，那強烈的改變慾求生了深的根基，革命底火花被這階級中的分子漸漸地煽成了紅燄終而焚滅了舊的統治。對於革命原理的強頑的反對只能從那些依然藉着那對於社會其他的人們已經成了陳古的過去的舊的生產力過活着的階級裏面發出來。

控制個人事業的中古時代的基爾特 (Guild) 或

工團組合在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終于被那自由通商，自由競爭所推翻者這因為是以前以保護基爾特底利益和統一標準的法規加於基爾特組織之上的那微弱組織的少發展的小工業生產力（即中古時代之小工店和和小工廠）已經進展到一個不能容讓限制的大工業的生產力了。工業，大規模的辦理，必須允許解除桎梏，而大工業也止在那可以無限制發展的國度裏能夠興發，阻礙獨立事業的舊基爾特組織解體了，代替了一個新的組織去適應新的生產力底要求。

一切習慣，情緒，法律，政治組織和制度都是這樣了——生產力是決定一切的要因，單是牠形成了社會進化底過程。

昂格斯在他所著之“反丟爾林”（Anti-Dühring）一書裏面說“唯物的歷史解釋是從這根本原理底確實性而來，這根本原理是生產和與生產一塊的生產品之交換構成每一社會組織底基礎；在每一社會生

活底歷史形式中，生產品之分配和社會之分成階級同是受商品生產之狀況和人們間互相交換生產品之習慣所決定。社會各種變動底真正的解釋，和政治起伏底根本原因所以不應該在人們底心裏去尋找；而應該在生產力底性質裏，社會物品底交換方法裏去尋找。一切社會現象底潛在的原因不單在哲學中，而是在每代底經濟中尋得出來；社會意識底覺醒，實認社會生活之現行制度不能常是有益的，懇求的，信斯以前社會底標準不能久用了，以前視為好的現在視為壞的了，——所有這些都是這樣底顯示，在生產底和交換底狀況裏的變化漸漸地，不覺地引起了，新的狀況不能是那適應舊的經濟狀況之舊社會組織底表現了”。

馬克斯說“我深信在現存法律和工業生活底形式下的人們間的關係既不是在人們自然性裏，也不是在人類精神底發展裏表現牠們，而牠們却是在物質的生活狀況(生產力)裏深深地生着根”。

終結地給我們證明那進化底原因和歷史底推動力是社會在生存競爭中發展的那些物質的生產力的這“史的唯物論”底發露，——馬克斯這一重要的發見結果創出一個評價各種社會的新方法新標準，運用這史的唯物論底方法我們可以決定真正的社會的價值和任一歷史現象底意義。歷史的事件，習慣，風俗，常例，法律，政治理想和制度等等是為進化的或反動的，前進的或後退的，好的或壞的，慾求的或不慾求的，都是依牠們和那統治社會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程度而決定。

為免除引起誤會起見，我們應該知道這指出支配歷史的必然法則及說明歷史是和生產力底要求相適應而照着客觀的法則變動的史的唯物論並不是把那有意志有智慧的人從歷史中除掉了，而單只把人作為是生產力底被動的機器的意思。恰恰相反，上面所說的一切反而明白地指出了人底一切意志，情緒，意識，尤其是智識動作在決定社會現象底和社會制

度底性質及方向時是佔了重要地位。實在，社會制度不過是人類底慾望和偏見底具體的表現。沒有個人底意識和心理作用參加，共同的社會目的是不可以達到的。否認超世的神底存在和超自然力底効用的這史的唯物論完全沒有把這是物體的身體構造底結果之人心作用成爲問題的。史的唯物論只是解釋何以心會在某個一定的路線上開展；何以在某時候牠一定只照着這一方而而不照着別的方向進展。這史的唯物論底理論只是適用在那引起和決定社會的集合的心底方向的物質的社會器官上面；社會的集合的心乃是各個和具體的物質的器官相緊連的心底總體。

這不幸的普通的信仰，說馬克斯否認心和心理作用在進化中的影響，是完全錯誤了，這個責難之不高明正如責難達爾文和他底信徒們說他們否認心靈底存在一樣。爭論的問題不是心靈動作和心理影響是否是幫助形成人類歷史過程的因素——因爲這是

不可否認的。問題只是那些對於心理現象的決定的理由是什麼；那些使之心理現象佔取這樣的性質，今日現出一個形態，明日又是另一個形態的決定的理由是什麼。史的唯物論者主張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底靈魂是和物質的生產力相緊連，而且後者底每一變化必引起社會底心理動作一個同樣的變化，正如一元的唯物論者主張個人底心理不是被牠自身底法則支配的一個獨立的活力，而牠是表現那物質的腦底另一形態，並且必然地完全依靠那些支配物質的法則和狀況。

誠然人類底心和心底動作也是依靠自然的環境，如氣候，風土地理形勢等等。這些因素也決定個人底心理方向及社會意識形態。可是這些自然的狀況是常定的，——即是說除少數的例外，牠們常是固定的；因此牠們不能引起社會意識形態及個人心理裏的變化。但是我們是在尋求那潛伏在歷史進展和社會進化裏面的原因呀！而歷史進展和社會進化

不過是變化和改換底循環哩。顯然的這些原因不能是那些常態的自然的狀況，而必存於生產力裏面；生產力是滿意地說明歷史進化底動能（Dynamics）的唯一的要素。

人類底需要常常地增加，因為兩個原因：第一人口加多，“第二，文化進步。繼續地尋求去滿足這些需要就激起人們去改良他們底器具，或者說“生產力，”而且生產力變化同時就引起人們間的關係和社會制度，法律等等也生變化。

何以——又將疑問起來——你一定把社會的變化歸之於生產力呢？這不可以是人口自然加多底結果麼？如其，依你說，人口是常常地加多，因此至小數量地是變化了，那末，何以不可以把人口變化代替生產力去解釋歷史變化呢？

答覆很簡單。歷史的變化不僅量的地，而且質的地，表現出來，而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也應能是質的變化。人口加多只是量的變化，因此不能以為是進化

底主要原因。生產力是質和量都變化，因此是歷史中的主要的原動力。

有些嘲笑史的唯物論的批評家相信他們那常常喜歡用的一個似乎很深奧的問題能夠為難或者甚至推翻史的唯物論。他們問道：“一個學者得到一個發明時或是一個藝術家創造一個傑作時，你也說他們底成就止是那必然底激成及經濟的要求底結果嗎？這一定地在歷史的進化上有影響的那生產力和學者藝術家底天才間的關係是什麼呢？”這個好像奧妙的问题暴露了牠底作者底無知識：我們原不是論及單個科學底發明和藝術底創作，而是一般的科學和藝術呀。依照史的唯物論來講，科學和藝術不是神賜的而是人類與自然力繼續鬥爭底結果。止是藉這鬥爭，人類才造成慾望和意志去啓發自然底秘密。因為這一慾望，這一求科學的智慧的奮力，已經在各個的本能裏面發展了，所以並不必須藉經濟的原因去說明每個的發明和創作了。而且密切地說，每個科學的

發明和藝術的創作是確切地依照着那支配社會和決定社會環境的物質的生產力。學者所從事的研究和觀察總不能是無目的和他所生存的時代脫離。科學進步中的每一步驟都是建在那以前堆合起來的智識和經驗底基礎上，并藉某種必要的器械底助力所成就。這必要的先前的經驗學者止能從他底環境得到，而器械則是全靠生產力進展到某一個階段時方能造成。沒有物質的生產力，沒有那供給學者以必要的經驗和器械的環境，科學的發明是不可能的。化學家不能得到一個新的發明除非他已經知道那些他那個時代已經接受了底化學底一切定律和原理；沒有那必要的顯微鏡，細菌學家不能從事他底研究。任何學者底思想大致是被物質和他所得的先前的智識所影響所引導。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發明和創作都是依靠那決定人類智識方面的生產力底狀況。馬克斯說得好“如果沒有池塘’恐怕沒有學者能夠想出一個釣魚的新方法來罷。”

第四章

社會主義底歷史的必然性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Socialism)

1. 社會裏面的階級鬥爭

(The Class Struggle in Society)

上面的討論裏面，我們把“社會”看作一個同體的有機體，有同一的利益，有共同的環境，從這環境裏受到同式的印象，引起同式的現象。我們已經知

道一切社會都是依靠那用着去抵抗自然的生產力了。無論何時只要生產力有變化，則環境也改變，人們底內心會受到新的印象而造成新的判斷，這心理的進程反射在一個完全新的狀況上而必然地興起思想底新方法和新方向，新的觀念，新的信仰，新的意見，一個變更的社會意識，不同的社會意志。這些新的情緒和觀念終而會引起一個反抗舊社會組織和標準的新精神。這一改造運動堅強地增加力量；被新環境和印象所影響的人數若愈多，這些新印象造成新判斷若愈快，則引起社會意識也愈快。社會意識只要一次覺醒了，則維持舊判斷，舊政治觀念，舊道德慣例的時候成了過去的了。與舊生產力相適應而建在舊生活狀況之上的舊社會的標準和制度消滅了，而生出了新的形式和標準與那支配生產力的狀況相適應。“進化”在牠底進程中繼續地前行。歷史大輪繼續地向前推移，因為他底御者（生產力）給了他以不可停留的衝動。誠然，在歷史大輪沒有走滿一個圓旋而

永不後退時，牠底途徑中是充滿着障礙的；牠在拖後力和推前力之間前後搖擺着。然而歷史大輪離開舊軌跡而前進的時候終而是到了。舊的習慣，制度，標準被那些為新生產力底需要而改造的新制度新標準代替了。於是生活就被那新的歷史的組織所圍繞了。

如果社會真是一個同體的有機體，牠底各個的器官和分子生活於平和的融洽的狀態中的話，則我們誠然可以這樣地去料想整個的社會進化。然而假若試一考察社會內在的情形，則我們可以發見那生產力不會即刻地影響全社會，而恰恰相反，倒把社會分成爲有利益衝突的爭奪的各個集團；生產力消滅了社會分子間的合一性和融洽性；生產力不止創成一個環境而是許多的環境，不是造成一個統一的情緒，而是許多相反的情緒，信仰，利益等等，不止社會和自然中間有爭鬥，在社會本身裏面，在社會組織裏的各個階級中間也有爭鬥。

馬克斯說¹⁸支配人們間的關係的那狀況是依着

布魯瓦茲, Bourgeois, 為後者家系所著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生產底手段。後者如有變化，生產者間的關係也隨之變化，他們合作努力底情形及他們在全生產過程中底職分經過着一個變遷。戰事中底新武器，新器械發明了，則軍隊底全組織內容，及組織這軍隊因而使軍隊視為整個的各個人所站的關係必須也起變化；終而使一軍隊對別軍的關係也發生變化。人類社會關係及支配生產的關係一同改成與那在物質的生產力裏面發生的變化和進展相適應。例如，古羅馬底社會關係樹立在奴隸制度上；在後來的封建制度裏，牠們又成另一個形式；同樣布爾喬亞底社會和封建社會組織情形不同。”

整個社會分成集團或階級，或像馬克斯所謂“人們間的關係裏的變化”底原因一樣也就在這生產力底狀態裏面。當生產力還在太古時代，當人們底職業完全是在打獵的時候，無條件地要求一個共產組織，在這組織裏人們底關係建立在絕對平等底基礎上。當打獵時代移到了農業時代，社會底關係就現出了

完全另一個的形式，以前平等的，絕對合作和平均分配的基礎現在消滅了：——社會底分子間底關係不是有平等權利了，而是變遷到一個有利與無利的區別的平等的基礎上了。當主要事業（生產力）變成爭戰的時代，個人間底關係愈加不平等了；社會分成兩個部分：主人和奴隸，現在社會之分成資本家和勞動者同樣也是被那不是為生產者個人使用而是為交換和變賣而產生商品的生產力底特性所引起來的。我們已經指出來生產力並不會創造一個同一的環境，倒是創造出許多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樣的各個環境。一個階級在某個環境影響之下受到印象，而別個階級在別一環境影響之下。這些從不同的環境裏所得到的印象常常地互相反對，依這人所屬的階級如何對於這人生出不同的影響。結果，造成不同的觀念，習慣，制度，——一句話，同一社會裏有不同的意識形態（Ideology）：統治階級底一個意識形態和被統治階級底另一個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能

有一個為整個社會的論理法，而倒發展了一個階級道德 (Class morality)；被壓迫的階級底論理標準直接地是和壓迫階級所主張的相反；被壓迫階級視為合理的，壓迫階級將視為是錯誤；資產階級視為義務的，勞動階級將視為是罪惡，——從各個的觀點出發，兩個階級都對的，因為他們從不同的來源受到印象；他們生活於和薰染於絕不相同的環境中，而且他們底思想是被引入了兩個鴻溝裏面。不同的階級發展不同的思想領域，這些領域是被那永遠不能填塞的鴻溝隔開着了，因為各階級有各階級底人生觀，觀念，希望，目的。

每日在污穢的工廠裏為掙扎麵包無休止地工作的那些雇用的勞銀勞動者們從現社會所受到的印象當然的很不滿意的。這些現象使他們不滿意，不願意，而對於那剝削勞力，自己不能使用自己底生產品，建築在私有財產制度上面的現社會組織就生出反抗的精神來。那些為消滅現社會底罪惡的努力奮

普羅列特利亞特 (proletariat) 的階級鬥爭

科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

鬥的人，普羅列塔利亞特將視他們是人人應該崇拜的聖者。以推翻現社會組織為目的的運動對於他們是最高尚的，最美好的了。反之，那些自己不做絲毫事情，專食人脂膏以自肥的布爾喬亞則是十分滿意他底環境的；他所受到的印象是對於他很合宜的，——這些印象不會引起他底不滿意，而倒是會使他發展一個牢不可破的信念，——以為現社會組織是最適宜的，最幸福的一個牢不可破的信念。因此，布爾喬亞看見那些推翻現社會制度的人們所努力運動就很起恐慌，並且詛咒這是可惡的圖謀，不可想像的罪惡。這很明顯，這樣顯然的矛盾的意見絕對地沒有調和之可能；問題不是怎樣使牠們去調和，問題是那種意見終將得到勝利。調和既是不可能的，總有一個會佔社會底上乘；並且既然每個階級都努力使用自己底勢力去求自己利益之改進，所以在佔住社會統治地位的人們和那些奮力去奪取這地位的人們中間發生出很劇烈的階級鬥爭。在現存社會制度下得

在馬克思的階級與生產階級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利者和受難者間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這一階級鬥爭，從人類分成了階級和發展了階級意識後，便可以從歷史進程中各種形式裏面找得出來。在這社會抗爭中，不可避免地是那個道理和要求更適於那時候的生產力的階級得到勝利。在他那邊握有生產力，就是經濟勢力的那個階級遲早會得到政治勢力底管理權，並且藉着這個去引致一個基於本階級主旨之上及在新的生產力底利益中的社會改造。

法國大革命和歐洲1848年的革命之發生者因為那維持中世紀封建社會組織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形式，不能撐住舊組織了，使封建制度起動搖，終而至於塌倒。產出新生產力底最空強的表現的階級是資產階級（Capitalist-Class），布爾喬亞（Bourgeoisie）。當新的生產力已經十分發展了，舊體代表者，資本家，已經成了一個階級，得到了經濟的勢力而變成統治社會的團體時，舊的封建制度

普羅列塔利亞特 (proletariat) 爲階級名詞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便被推翻而爲今日之資本主義所代替了、依照資本底要求，舊的法律，舊的制度便被改變了，或至全被湮滅、從生產力底發展中得到經濟效力的那布爾喬亞階級，依歷史底必然性的法則，現在得到了政治的優越地位了。

任何革命、任何社會發動是政治勢力全部地或一部地移到一個新興的階級，以前被壓迫的階級底手裏去了的意義。史的唯物論指明政治勢力止能移到那表現生產力底利益的階級底手裏去的。

依歷史底必然性說，那末，一種怎麼樣的組織將會代替現在的組織呢？現今的階級鬥爭底結果將是怎麼樣呢？那一個階級將是勝利者呢？讓我們看何以歷史底客觀的法則必然地會引到資本主義之倒塌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勝利。

2.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勝利

(The Victory of Proletariat)

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歷史底客觀的法則一定

地會引出那表現新的生產力底利益的階級底勝利；這階級是那一階級呢？

近代社會用着去處理生存競爭的那生產力或生產手段是包含在工業集合，和大量生產裏面，幾千幾萬的工人爲着生產，製造那必須的商品；集合在大工廠裏，大製造所裏，礦穴裏。這生產的過程是集中的，集合的事件，社會一切的人都參加在裏面。現代工業底特徵是分工，因此，一單個生產品不是一個人勞力底結果，而是多數人勞力底結果，已成之生產品之上沒有某一個人底特別記號；這是集合勞力底結果；單個工人不能在大堆生產品裏面確實地認出某個是他底勞力底結果；他不過是生產機器裏的一個小齒輪罷了。生產品底性質依據工人底手藝並不像機器効用之甚。

從這個集合生產制度而得的論理的結論複雜地是這樣：生產品之使用和消費應該公平地屬於一切社會，並且分配也應該是集合的，社會主義的。可

是實際呢，生產品之使用和分配只限於少數人；這些應該是共同享受的生產品竟被少數人佔有了，少數人佔有大多數人底生活手段於是在社會裏面構造了一個根本矛盾，私人去佔有去支配生產品是和現在的那要求共同使用和分配生產品的生產力完全不相調洽，基於私產觀念之上的私人佔有是那已經不存在的爲現今生產手段所代替了的以前的生產力底結果。

當物質的手段，被社會運用着去和自然鬥爭，是個人的，而且組織在那個人努力個人管有器具的小手工業中時，分配也必須地是個人的，個人佔有是合乎論理的，因爲所有權是建築在勞力之上；私產制在那時候是歷史底必然性，在小手工業中，生產品不僅是勞力底產物；也是器具和單個勞動者之技術的結果，附着在小手工業中的生產力生出私產權，自然地引起個人享受，個人分配。

跟着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生產

力經過一個變化，小手工業漸漸地併入大工業中去了；而工廠制發生。我們已經指出，大工業或者多量生產為牠底發展要求一個集合的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法。現今的生產力在牠們底發展中被現存的社會制度（基於私產權和個人分配生產品之上的一個制度）動搖，顛亂的事實是十分明顯地被危機發生（Crises）證明了。危機從工業底錯亂組織（Malorganization of Industry）而來，並且是那存在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中間的矛盾底表現。從資本家管理而來的無組織的生產中，每個生產者都努力去排擠他底同業者而想得到經濟的勢力。結果，生產中呈現無政府的混亂的狀態。因為羣衆底購買不能和這一部門底加增的生產品成平行，所以有許多工業部門底生產過剩了，同時別一部門則生產缺乏。這個狀態有時增加困難了，——結果，危機發生，生產力大大的阻塞。生產力沒有組織因之引起過剩生產——一個給生產力自身以災害為反映的病態。危機是現

代社會所苦楚的一個病態底徵象；牠們表明着生產力不能支持那用現習慣，法律，制度的社會組織了。
“這組織是被牠自身底肥滿所塞塞了。”

社會各階級發出的許多要求中只有那種要求生產產品和財富手段應該從私人管有移到公共管有，分配應該是非個人而為共同的，社會應該是為一個為一切人謀幸福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來管理的這一種要求才適合現代的生產力，這就是勞動階級或普羅列塔利亞特，而沒有別的階級，所要求的，所以，依歷史的必然性，勞動階級終久會得到勝利。

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之到來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因為這是更好些，比別的社會制度更公道些，不是因為高尚的性質要求這樣；社會主義之一定地會到來是因為歷史的必然性；人類歷史底客觀的法則和生產力帶着我們一天天和他接近。

從馬克斯啓發史的唯物論，——從他發明一切的社會進化都是依靠物質的生產力以後，社會主義

不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了，不是一個幻夢了，不是一個虛渺的烏托邦了；牠變成了代替一個必然性，一個生產力底不可避免的產物。這樣，給了社會主義一個科學的基礎。

現在看看那些反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言論罷。他們問道：“假若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假若史的必然性無論如何終久會把我們引到社會主義，那末，宣傳和運動有何必要呢？”

又說：“馬克斯把歷史作為是一個已經寫成好了，印定好了的東西，人類只不過是歷史手裏的玩偶，沒有自己底意志能力，而是被使之無意識地去完成生產力底要求。”

這樣的說法真是不高明得很：沒有那個比馬克斯再重視人類底智慧的了。更沒有那個比馬克斯更重視人類意志底他底精神過程底，及慾望底影響的了。

馬克斯並不把歷史事件其作是可以發生也可以

不發生的偶然事件，而且人類在這事件上毫沒有影響。這樣說來，那末，人類能夠去引導和決定自己底命運是顯然的了。歷史開展是依照社會實行的某些法則。馬克斯底功績就在發明這些支配歷史的法則。

我們已經能夠明瞭了如果沒有人類智識和感覺，則生產力不會現出適合的社會的形式；因為這是顯明的，如果沒有社會意識之參加，即是沒有社會各個分子底意識參加，不能引出社會底變化的。生產力之所以能給優勝者止因為牠們造成某種環境，而人們從這環境中恰是受到這些和生產力底利益相適合的情緒和判斷。每一改變在成為事實之先，一定地要被人們感覺到，意想到。意識必是生產力和那一定適合於表現生產力底利益的社會組織中間的媒介物。意識和意志必為新組織的原因就猶如牠們是現行生產力底結果一樣。意識是環境和一切社會生活的改良中間的一個連環。我們說這組織這制度或那組織那制度是歷史底必然性時，我們底意思不是說如果

沒有人類意識底和意志底勉力，歷史底必然性也會使之不能實現；我們是說依照歷史底必然性，則人底意志一定會恰恰被引到某個路徑，並且人們一定會願意和要求恰恰這樣一個無生產力相適合的組織。如果人們底內心^底份然是充滿了舊的印象，則他們底意識一樣地也是反動的，頑固的，衰退的。宣傳和教育底作用就是為着預備這些心志去接受那將和新環境同來而代替舊觀念的印象。意識將會覺醒並從舊觀念中解放出來；藉着新的印象，意識將會能夠領悟新的組織之真面目，並且得到那因生產力底真實要求而產生之新的狀況底真正模樣。宣傳學說愈努力，則意識成熟愈快，社會意識表現他自己愈熱烈，則所尋求的改革實現愈快。人類意識是基礎，歷史底必然性在這基礎上開展。這基礎愈堅固則歷史底必然性達到其底目的就愈快就愈好。宣傳和教育是開闢途徑，預備給客觀的法則帶引社會迅速地，容易地，達到其不可避免的目的地。袖手端坐的等待那歷史底必然

之完成即是等於延長舊社會底殘餘命運。

放火於木片之上，因木片內的炭素和氧氣混合，則依化學之原理燃燒起來。這一法則是自然的必然性，超乎人類支配及主動者底意志以外的。可是我們主動者仍具有造成環境的能力；我們可以使這自然的法則或較大程度或較小程度去開展，我們又可以抽出空氣使火熄滅，阻止這自然的法則開展。宣傳和教育不能創造出社會主義底自然的必然性；宣傳和教育不過是剷除障礙，清理道路，使歷史底必然性底完成更為美好罷了。

我們上面所說的不過是表示了社會主義底一方面，即是哲學的一方面，十九世紀之初，社會主義的理想雖然達到了產生大思想家如歐文（Robert Owen），聖西蒙（Saint Simon），福立華（Charles Fourier）等等的這個地步，可是社會主義還是一個離開實現的東西；牠沒有具體的基礎，沒有誰能夠看出牠底實現底可能性和手段。這時候的社會主義是

不可證明的，牠只能在信仰中獲得。那些相信人性完善，相信一個千禧年（Messianic era）時代，一個虛偽，欺詐，及其他人類底弱點將被永久之真實所消滅，鬥爭變為和平，仇恨成為友愛，分裂轉為團結的時代之可能到來，——那些抱着這樣高尚的唯心的理想的人們會容易相信及希望這“瘋人院”（Insane asylum），（歐文叫現社會為 Insane asylum）終會變成社會主義的組織。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政治的暴動或真正的社會運動是不可能的，因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理智的東西，而是一個感情的東西；他只激動內心而不激動智慧。這一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虛懸在天空，人間地上則社會的不合理和可恥的不公平仍然到處都是；在那幻想的烏托邦裏面社會的公平之燈光明地燦着，而在實在生活裏人們仍是在榨取的工廠制之下被奴隸，被剝削，沒有半點解放希望之光。

因了史的唯物論之發明，馬克斯在這階絕那燦

爛的社會主義的未來和那充滿了恨憎，仇視，暴淚的現在的深淵之上造起了一道橋樑。馬克斯指明出來社會主義之必然地臨到不是因為人類底好意；而是歷史進化底客觀的法則，社會主義不是屬於天上的一個理想，而是一個具體的實際。不是因為一個神秘的意志，人們會停止互相剝削，互相壓迫，而是因歷史的自然進步。上天不會饋送社會主義給我們，社會主義一定要從地上產生出來。社會主義的未來底種子已經佈滿了在我們底現制度裏。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便是那個已經在來着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底基礎。現在和未來間的裂痕快會消滅了！明月底較美世界在組織上是和今日底破產世界相連着的。

馬克斯不但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組織一定地會臨到，並且還指出了牠怎樣地產生出來：——牠一定地會從普羅列塔利亞特中間發生出來，因為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身上存着那把資本主義制度改變到社會主

義的組織的偉大的力量。把今日底社會改變到新組織的那個歷史的大任務，只有普羅列塔利亞特能夠完成，因為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雙肩上負擔了社會上一切的人們。社會底命運和財產是握在勞動階級底手裏，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內心中燃着火作，那火花遲早總會升騰起來變成燒毀現今資本主義制度的烈焰；勞動者底筋肉裏安存着建設社會主義國家(Social State)的大力量。沒有勞動階級，社會其他階級，便不能生存，因為他們維持生活的東西不是從他們自己底勞力得來而是從那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底勞力得來。因此，其他階級滿意着現制度，他們不願墮陷牠，倒願延長牠底壽命。這個偉大的經濟勢力，含孕在勞動階級中的並且勞動藉着牠終久會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的這個偉大的經濟勢力，馬克斯在他底剩餘價值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裏面發露出來了。

這是馬克斯底著作底第二部分。因了這剩餘價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礎原理

值論，社會主義——借昂格斯底話——從烏托邦變成了科學。

為明瞭剩餘價值論起見，我們首先應該一般地來研究價值論。

第五章

價值論

(Theories of Value)

1. 概論 (General Consideration)

科學是那劇烈的生存競爭中最猛的工具。

科學探求現象，啓發自然力，發露自然力間相互關係底狀態，并依人類之幸福斷定牠們底好和壞的方面；科學告訴人怎樣地去利用和探取自然界中那

有利的東西，怎樣地去防禦和抵抗自然界中那有害的東西。

然而科學未曾發明過創造中的新方法，人底自然的不應激起他盲目地，無意識地去利用自然界裏的能力和現象。正在那某一現象已經成為人生中普遍的的東西了以後，科學才供給牠底助力，正在人知道了利用這現象許多時以後，科學才使之牠明晰，類別，或者有時探出牠底原因。

自然界裏有許多現象因為牠們時常發生對於我們變成這樣的熟悉竟會使我們忘却去探求牠們怎樣地發生，從何處發生。可是就在這好像簡單的和熟悉的現象裏面存着秘密和法則，只要我們知道去運用牠時，無疑地會減低生存鬥爭底劇烈程度的。盧梭這樣地應嘆道：“要懂得日常生活的簡單的事件，我們還具有多少哲學思想哩！”誠然，我們了解現象的智識是如何缺乏啊。

發生在自然界裏的現象雖然是神祕的是疑難

的，然而社會現象，社會各個人間的關係裏的現象更沒有弄清楚更沒有解釋出來。

社會生活中有許多現象常常反覆地重演着，可是在你能夠得到滿意的了解這些現象根底意義和原因以前，你都會覺得牠們毫不麻煩，毫不複雜。讓我們把商品底價值做個例子罷。這真好像任何人都知道估量一個商品底價值！任一稍稍知道一點現在交易情況的人都知道這貨物那貨物應該值多少價；就是任那個小孩子也知道一塊燒餅值一個銅板，一根油條值二個銅板。這些事情對於普通一般人好像是明瞭，簡單，然而對於經濟學者就不是這樣的簡單了；經濟學者並不以單止知道事實知道情形為滿足，他要絞腦筋去探考那隱伏於這事實中的原因。

關於決定商品價值底原因的學說有好多種，但在這短少的篇幅裏我們只能指出那比較重要些的來說。

商品底價值怎樣地決定的呢？起先看去好像是

交易底兩對手方在買賣一種貨物時，同時也就決定這貨物底價值。

但這止是皮面的觀察，只要稍為觀察深一點，就會知道這交易底兩對手方並不支配這貨物底價值。首先，一種貨物底價值是被時間底和空間底情形所影響，並且大部分是被這情形所支配。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價值，例如，一個火車頭在美國就比在日本便宜些。就是在日本國三四十年以前火車頭底價格比現在的就貴得多。假如商品底價值止是依據商人和工業家決定，那末，何以恰止在美國或英國的火車頭比在日本或土耳其的便宜些呢？假定美國的製造家得到鐵，煤及其他原料品比日本的製造家所費成本輕些，但是問題是何以他得到原料比日本製造家所費成本輕些呢？

這顯然不是製造家也不是商人決定價值，而貨物底價值是一不同的要因底結果了；並且這也是很明白的，買賣貨物的兩對手方是被那貨物本身內在

的價值所逼迫而去支配這交易底情形，這內在的價值是一種超乎物主支配能力之外的東西。

什麼東西造成價值呢？何以貨物彼此交換會互相準合呢？

關於討論那含在價值裏面的一般的性質和要因，經濟學家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和學說。我們可以把各種重要的價值論分做兩派：

1. 主觀的或實用學說 (The subjective or utility theories).
2. 客觀的或勞動學說 (The objective or labor theories).

這兩派學說是相連貫的，並且同是從批評地分析和審慎地探求那經濟現象底價值，交換，價格而得來的結論。

一種商品可以變賣並且可以使之別的商品來交換，牠一定要具有什麼屬性呢？

第一，一個商品除牠底物理的，化學的，機械

的原質（這些我們暫不討論）之外，一定要有效用（utility）；牠一定要有能滿足人類某種慾望的力量。例如，鞋子能滿足人類不赤足的慾望；衣服能滿足遮蔽身體的慾望，這樣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從人類底慾望和要求而來。如果沒有效用就沒有那個商品會有經濟的價值，即是說，不能使別的商品來交換。

次之，任何商品在牠底製造裏面一定含有人底勞動。沒有人底勞動這原來的商品也不能有價值。空氣和清水（當很多的時候）在牠們底生產裏是沒有包含人底勞動，所以不能視為商品。

這兩個本質（Property）——效用和人底勞動——是那有交換價值的並且可以和別的貨物交換的每一商品底特性。效用是主觀的本質，因為牠依各人不同而程度差別，同一物貨，視各人之慾望和需要如何，在某人效用甚大，而在別一人則無甚用處。比如衣服罷。衣服對於那赤裸無衣的人有很大的效用，所以牠對於這人的效用程度就比對於那些衣服很多的

人們的要大得多。別方面，商品裏所費有的勞動量是客觀的本質。這不能因各人不同而顯物質上的差別，因為這是依於那支配的生產的一般的客觀的情形。

一般地說來，所以每一商品底價值不是被牠底效用所決定，便是被那含在牠底生產中的人底勞動所決定。

主觀的價值論主張價值從這商品滿足人類需要的那主觀的屬性發生出來；客觀的價值論則以為雖然商品沒有效用便不能有價值，但是決定價值的主要因素不是那效用那貨物底主觀的屬性，而是那客觀的屬性，那含在商品中的人類底勞動。

2. 主觀的或實用學說

首先說明這實用的或主觀的價值論的學者是著名的法國經濟學家沙 (Say) 氏。

沙氏底起點是這自明的根本原理：任何人總是把那對於他自己有更大實用的東西估價更高，把那

對於他自己實用程度更低的物件則估價更低。他說，在商業交易時，一個人在賣掉他底貨物以前，他首先就計量計量從這一貨物中他能得到幾多效用而這一效用就將會給別人拿去，於是他又比較比較從這交易中他將會得到的那件東西到底有幾多效用。例如，一個人要賣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那房子底失去，而棲身之所也將會給他人拿去；然在他這樣地比較時，他也會想及賣房子所得到的錢如何用法。有這筆款子，他或者可以替他底將出閣的女兒製套嫁粧，或者可以從事一個買賣生意，或者還可以做別的許多事情。這一心理的運動，交易貨物的兩對手方計較他們在這交易中所得的和所失的兩件東西底效用——，照沙氏說，就是這一心理的運動底那主觀的判斷來決定交換中的貨物底價值。

可是這裏就發生疑問了，——假如一個商品底經濟的價值僅僅是根據底效用，而沒有別的原素，像勞力，來決定的話，那末，那些“自由貨”像水，空氣，

光綫等等，不論牠們底效用幾大然沒有經濟的價值這一事實如何解說呢？并且日常經驗告訴我們那些效用更大，人類需要也更緊迫的貨物底經濟的價值，事實上是比那些效用較小的貨物底更^高些。黃金比鐵底效用更小，然而黃金底交易的價值高許多。一磅麵包底實際效用比那不能滿足人類底根本要求的珍珠其不知要大多少，然而在交易上則珍珠底價值比一磅^麵包底又不知要高多少。那實用學說如何解釋這些差別呢？沙氏更進一步地註釋他底原理說雖然貨物底價值是效用所決定，然而每一貨物總不會在牠所費成本之下低賣，（換言之，成本就是在牠底生產中所含有的原料和勞力）。這是說，在價值底決定中勞力也佔着地位了。可是在沙氏，這僅是一個註釋，并且沙氏陷入了一個不可解脫的矛盾中，他無意識地走入了他所拚命反對的那一個學說裏去了。

這派學說底後來的兩個經濟家，希爾布蘭得（Bruno Hilbrandt）和賴斯（Kries）給了上面的

問題以更滿意的答覆。

他們說，我們不要把整個貨物底，供給總量底那實用價值和我們想要買和賣這一類貨物底某一定量底效用弄錯了。商品麵包（抽象的麵包）底效用是比黃金底甚至鑽石底高許多。社會上麵包供給總量底價值任何時候都比黃金供給總量底價值要高。應該記着，我們僅僅買一定量的麵包，而不是麵包底供給總量，一磅或兩磅麵包底價值自然是不能和麵包供給總量底價值相等，因為麵包供給總量比一磅麵包有無限的效用。一磅麵包底價值是照這一磅麵包所具的效用來決定，而不照一般麵包底效用來決定。一磅麵包所得之價值對於麵包供給總量底價值的關係是和一磅麵包所得之效用對於麵包供給總量底效用的關係一樣。麵包總量越大則每一單磅麵包底實際重要就越小，而效用也越少；供給量增加則效用降低。為要得到一磅麵包底價值則我應該把磅數去除麵包總量底價值。顯然是磅數愈多則每磅所得

之價值也愈少，就是因為這理由實際上，一磅麵包相對地價賤些，——因為有無限多磅，反之，黃金供給總量是比較地小，一磅黃金佔着社會上所有的黃金供給總量底重要位置。把一錢重之黃金那數目去除那整個黃金供給量底價值則我們知道每一錢重之黃金從那整個價值裏所得來之百分比是相對的大些，例如比每磅麵包所得來之百分比大些，因為單磅麵包底數目是比一錢重黃金底數目多許多，並且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不管整個麵包效用比整個黃金底效用大幾多，而每一錢重黃金底經濟的價值還是比每磅麵包底經濟的價值要大些。一種貨物底價值是和這貨物底供給總量成反比例。再用算學方法來解釋：某類貨物裏所有的件數總量，例如麵包總量，構成這一項貨物底價值，例如每一磅麵包底價值，假如我要決定每磅麵包底價值則我必要把那麵包底總量除成單磅。麵包總量是^件被除數，磅數是除數，從這把麵包總量數去除^件麵包供給總量底價值所得之結果

就是每磅麵包之價值。比如社會上底穀米底效用抵得一千萬元的價值。黃金底效用抵五萬元。可是穀米底數量是一千萬種，所以每種之價值是一元。黃金底數量作為是二萬五千錢，那末，每錢黃金底價值是二元了。我們這樣從除法所得的結果多少不祇是依被除數大小如何，並且也看除數大小如何。除數愈大，結果愈小；除數小則結果更大。構成總量的貨物伴數愈大，則每件貨物所得之價值就愈小。徐例推。在黃金中的除數比在麵包中的小多了，而且麵包底供給總量比黃金底供給總量也大多了，因此，每一單分之麵包底價值比每同樣單量之黃金底價值就小得多。

上面所述的這個價值論的確是比沙氏解釋經濟現象詳細一點了。可是還有許多問題牠沒有解決。這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合論理的理由把無限量做基礎去解釋何以水，空氣這些生活必需物底價值相對的很微小，可是何以這些重要的物件會完全沒有經濟的

價值這問題他還是沒有解釋出來。不論生產品底數量是如何大，只要這生產品底總量有普通的價值時，則自然每單個生產品總有一些微價值，即使很小很小。并且，依這學說講好像每單個貨物底價值增加或是減少是和這類貨物底總量增加或是減少成確切的比例。例如麵包總量減少一半，則每一單磅麵包底價值必增加一倍。然而實際上顯然並不如此。設若麥子收成比去年減少一半，則每磅麵包底價值不但是比去年增加一倍，甚至要增加好幾倍。

因為不能解釋這些經濟現象，這一主觀的實用學說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被科學的影響漸漸地失勢了。十九世紀之末期可是又恢復了，不過比以前組織更好些罷了，這些學者便是那著名的奧太利學派 (Austrian School)，裏的孟加爾 (Menger)，柏威爾格 (Böhm-Bawerk)，畏叟 (Wieser)。

奧太利學派 (The Austrian School)。

把實用學說恢復起來從而整理的人是奧大利學派裏面一個代表的經濟家孟加爾。

孟加爾用如下的譬喻開始他底解釋。他說，讓我們想像一個原始人住在那洪水以前的大森林裏面，千萬棵大樹包圍着他。但是祇要十棵樹便足夠滿足他底需要了，他足夠用作柴燒，用作造棲身之所，用作造器具。這原人之所以重視這些樹木的原故祇因為是為這些樹木能夠滿足他底需要。可是他不需要這全數樹木，——因為除滿足他底需要之外，還存在許多的樹木，對於他沒有甚麼用處，——所以每一隻樹對於他是完全沒有價值，在這樣多的數目裏，一樹之增多或減少，毫不影響他底生存。甚至一把大火燒了千多樹，他也不會關心，因為他毫沒有受損失。祇要還有十棵樹去滿足他底需要時，這些燒燬之樹於他是毫無用處的。可是假如在這森林裏僅僅祇有十棵樹時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每棵樹對於他都有很高的價值，而一樹之損失會使他感受很大的痛苦，

因為他底需要就得有一部分不能滿足哩。

孟加爾再說一個譬喻：一個人住在一隻孤遠的荒島上，全島上只有一口水井。比如，他每日需要一桶水喝，十九桶去飲牲畜，四十桶去沐浴自身，還有四十桶去作那比較輕的用處，（比如澆溉花木，這些求享樂而非必需的事情。）這一百桶水是他每日使用的最大數量。如果這口井每日供給的水量多於一百桶，多於滿足他底需要的數量，他自然會不得重視他所用的每一桶水了。如果因別種緣故這口井每日只有九十桶水，那末，這九十桶水對於他就有價值了，既然水量減少，那末，那一種需要讓牠去不滿足呢？無疑地，是那不大要緊的需要了；在這樣情形之下，自然那澆溉花草之水量會要減少的了，現在讓我們設想這住在荒島的人可以去買到十桶水，——那末，在這交換中他將願意給什麼東西呢？自然地，這樣一個經營花園的享樂他願意讓出的；即是，他將把得來之水和他所給於他底不需要的東西的價值相比較。假

若這口井繼續地減少水量，那末，這人將又會除掉什麼需要呢？顯然的他現在不但會取消那僅僅娛樂的東西，甚至對於康樂上的需要也得取消了。比如，他將不能每日沐浴了。水底價值之增高自然地會和庸人之重視沐浴過於娛樂的這程度相等。每桶水之價值現在變成依靠一個較高的需要上面去了，並且決定水底價值就是這一較高的需要，急於要滿足的，但是因為缺少手段還沒有滿足的這一較高的需要。

在野蠻人生活裏的這一心理的，主觀的估價在我們現在複雜的經濟生活裏也一樣發生。

在日常生活裏我們也應該把各類需要分清楚。首先，素樸的必需物，與生存不能離開的。還有別的需要不是這樣根本的，可也是重要的，還有呢，則幾乎是享用的。每一類需要因何種生產物來滿足，——因麵包衣服，住室，用具，黃金，珍珠等等。能夠從一種生產物滿足的那些需要也不同並且可以照着程度去分類，一種生產物可以使用着去滿足幾種需要；根

本的需要，普通的需要，適意的享用的需要。比如水可以滿足那根本的需要，飲，也可以滿足那次要的需要，沐浴，還可以滿足那享用的需要，灌溉花草，等等。

讓我們以一行數字10, 9, 8, 7, 6, 5, 4, 3, 2, 1來表示各種需要，大數字表較高的需要，小數字表示較低的需要。數字10表示那最高的需要，為滋養的根本的需要；9表示不裸體的需要；8表示住室的需要；7表示清潔的需要；6表示花木的需要；5表示華麗衣服的需要，等等。假如每類需要以生產品去滿足時，則我們找出許多類的生產品。數字10代表生存底根本的東西；9, 衣服, 8, 住屋, 7, 水, 6, 花園, 等等。

直寫的第二行裏，我們用以去表示那各類生產品能夠滿足的各類需要。比如我們用食物這類做例子：

10

9

[134]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8
7
6
5
4
3
2
1
0

數目 10 表明不飢餓的需要；9，不要因飢餓變成消瘦；8，吃飽點好做事；7，祇因為很適意所以吃東西，以及等等。

把那些各類生產品和各類生產品能夠滿足的那些各類需要合併起來，則我們得如下表：

(表 42) 1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10 9 8 7 6 5 4 3 2 1
9 8 7 6 5 4 3 2 1 0

{135} (三行各數均以其位數之積為)

科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

8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6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4 3 2 1 0

3 2 1 0

2 1 0

1 0

0

依照牠們滿足的各種需要底重要，把羅馬字來表示各類生產品，直行的亞拉伯字表示那些能夠從各類生產品滿足的各類需要。生產品對於生命的重要愈大，則牠能夠滿足的需要底數目也愈大；如果生產品對於生命的重要愈小，則牠能夠滿足需要底數目也愈小，比如，穀類能夠滿足十類需要：絕對的重要的，必需的，享用的，適意的，等等，衣服能夠滿足九類需要；住室祇八類；花木祇六類，以及等等，藉着

這一個表格我們可以明白懂得各類生產品底價值是怎樣地構成的。假定穀類底供給是如是之限制幾乎不能夠去滿足甚至第一類的需要，一般地，這第一類的需要牠是能夠滿足的。同樣，黃金，在表內羅馬字 IX 行下表示者，也不足夠牠底第一類。這樣，穀類會比金貴重許多是顯然的了。穀底價值將是 10，而金底價值祇 2；因為是那沒有滿足的需要來決定買賣價格的。假使穀類能夠滿足八類需要，一直到數字 2，而黃金則甚至第一類的需要也不能滿足，——那末，穀類和黃金底價值將同等於 (2)。再則假使穀類能夠供給九類需要，而黃金供給量仍是一樣，——那末，則黃金底價值將比穀類底價值高貴，因為各類足夠去滿足數字 2，而黃金不能。這樣，我們能夠看出何以黃金比穀類貴重了；黃金不能滿足牠底數字 2，所以牠底價值是 2；而穀類則有如是之多之數量能夠滿足一直到 2 的種類，所以穀底價值祇能夠是 1，——比黃金底價值小。

現在我們假設穀類數量如是之多不但是能夠滿足牠底各類需要，並且還有能夠滿足需要 0 類的剩餘；牠底價值自然地會是 0 ，和這荒島住民所給與能供給百種以上的井裏的每桶水的價值一樣。這就是實際上何以這些有用之物如水，空氣等等全無經濟價值的理由：這些物件底自發的供給量是這樣之大除了滿足各類需要之外還有多餘的去滿足那沒有價值的並等於 0 的需要；所以這類貨物底價值是零。一個商品底價值之估量和決定既不是依照一般地牠能滿足的那第一類需要，也不是依照那平均的種類，而是依照牠所不能滿足的那最後一類的需要。假使剩下沒有滿足的那類需要是 5 ，則這物品底價值也將是 5 。假若一切可能的需要已經滿足了之後，還有沒有效用的多餘，——於是這全部貨物則不能有價值了。

這個奧大利派學說和以前的價值論之差異是這學說把某種物品一般地能夠給與的抽象的效用從這

物品在我實際地購買牠時所給予我的那具體的效用區別出來。清水，空氣，日光，無疑地是些有用之物，然而牠們的效用沒有具體性（Concreteness）在經濟生活裏沒有實在性（Substantiality），因為常常是有多量的水和充量的日光完全沒有使用過，即是說供給量是超過慾求，所以，這些物品在經濟的意義上是沒有價值的。

那些能夠從上面所述之全部物品裏抽伸出來的效用是各樣的，我們已經從水的設例中看明了，跟着某類物品底數目加多，牠們底需用減少，因為牠們自然地會去滿足那些輕而又輕的需要的原故。假使任一類物品底自發的供給量是非常之大，比如清水和空氣底供給量，我們就達到一個限度由是我們看出這類物品底單體就沒有具體的効用了，不管實際上是這類物品底抽象的需用是很高；因此，這物品底各單體，或各單一物品，將沒有經濟的價值。

這奧太利學派的學說也叫做“界限效用說”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 因為照這個見解, 在一個時期的每個商品底價值是為可能的效用所規定, 這個可能的效用是可以從其餘的需要底滿足抽出來, 而這些其餘的需要, 因為是在滿足了的需要底界限以下, 所以仍然沒有滿足。

這種主觀的效用說也給與我們一個關於市場變動 (Market Fluctuations) 的好的說明,——為什麼價格低落, 當商品底供給是豐富, 而且超過各種需要的滿足的時候; 又為什麼價格騰漲, 當需要是大的時候。如果需要的情狀指示有用商品底數目在一個時候是有限, 以致沒有滿足的需要是屬於更高的種類, 則商品底價值變高, 價格騰漲, 如果供給的豐富指示有用商品底數目是衆多, 而沒有滿足的最後的需要會屬於更低的次要的種類, 則商品底價值減少, 價格低落。

界限效用說有過許多的支持者, 尤其近時更有許多人情願信奉這種學說。奧地利學派所建設的教

理不但在布爾喬亞學者間得到許多信奉者——這些布爾喬亞學者們急切地抓住這個好像抓住一個寶石一樣，因為這個學說一般地否認價值構成中的勞動底重要性之每個機相——並且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中（自然在修正主義者中）也有牠底強有力的陣營。

這個學說雖然很合理而且很明白，但根本地牠是錯誤的，並且是因為以下的理由：第一，我們不懂為什麼這個學說以為價格可以由不能直接滿足什麼需要，而只能作為生產可以滿足一定需要的生產品的手段之物品所決定；這些東西如機械，器具等。柏姆巴威爾克（Böhm-Bawerk）說，這樣性質的東西應由依牠們所產出的生產品來評價，但是當我買一機器時，我怎樣能知道市場上有多少生產品，界限效用的程度是多大，如果界限效用是依靠着供給需要的條件？這是很明白的，機器的價值是應在購買時決定，而我們不能預言這個機器要生產的特別商品底

供給與需要之將來的情形是怎樣。第二，這個學說主張“一個商品底價值要比別個商品底價值大，因為前者的界限效用比後者的是屬於更高更重要的種類。”譬如，一件外衣的價值比一雙鞋的價值要高的多，——雖然前者的絕對效用并不比後者的大，——因為一件外衣的界限效用是屬於更高的種類；而且外衣是屬於更高的種類，因為市場上外衣的供給比鞋的供給要少。但這裏有一個問題，——為什麼鞋比外衣多？為什麼，——如果不是因為生產的條件是製造一雙鞋子比較更容易，因為所含的現實的勞動比製造一件外衣要少？但是這些經濟學家並不計及生產的條件，他們想用買者與賣者底主觀的或心理的印象來說明一切，因此，他們使他們的理論成為科學的破產。

下面的見解是更近於真理，即一個商品底價值是客觀的性質——生產中所包含的人類的勞動——的結果，這是以後我們要討論的學說。

第六章

客觀的或勞動價值論

(The objective or labor theories of Value)

- i. 斯密亞丹 (Adam Smith) 和李加圖 (David Ricardo) 底學說。

首先主張商品底價值不是被牠本身那滿足某種需要的職能來決定，而倒是被牠所含有的勞動量所

決定的人是斯密亞丹。

斯密亞丹把他底學說建基在這個日常的事理之上：無論何時何地，每人都是把那自己難於得到的東西看得貴重那自己容易得到的東西看得較輕。他解釋道“假如在一個打獵的國度裏，獵取一隻熊常常是費獵一隻鹿子兩倍的勞力，則一隻熊自然地會交換，或值得，兩隻鹿子，那當費兩日或兩時的勞力所生產的東西，自然的應會值得那當費一日或一時的勞力所生產的東西的兩倍”。他又說“一個人富有或是貧窮是視他所能夠支配或供給的那勞力量而決定”。

可是在斯密亞丹底學說裏面那為價值決定因素的勞力他到底是什麼命意倒有點難懂：是在物品生產中所費的勞動呢，還是那能夠從物品中獲得的勞動量呢？他底著作似乎表現出他是較傾向於後者。他說“任何商品底價值對於那個佔有這商品，自己不願使用而願交換別的商品的人是等於這商品使之他能

夠獲得或支配的勞動量”“一切東西對於那個得有這東西而願交換別的東西的人底真正價值是這東西能使他自已免除，而加於別人的那一種辛勞和煩瑣。• • 原始地獲得世界全財富不是因為金銀而是因為勞力；牠底價值，對於那個得有這而須交換別的貨品的人，是確切地等於牠使這入能夠獲得的一種勞動量’。

決定價值的那勞動量在斯密亞丹完全含了主觀的性質了。他討論的不是那加入物品製造中的勞動量而是完成了的生產品使牠底所有者自己免除而能從人獲得的那一種勞力。他也曾加以客觀的色彩，可是別當着他主張價值是依着這某種貨物使牠底所有者免除的那一種勞動量來估算時，他又把那價值底決定要因成爲一個分明的主觀的東西了。他命意是一種物品比別種物品有較高的或較低的價值是由前者比後者能夠獲得一個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而決定。

李加圖述出一個更確證的原理：某種貨物底或種能夠交換來的別些貨物底價值是為含在這貨物生產中的勞動量所規定，而不是為這貨物能夠使牠底所有者獲得的那種勞動量所規定。一種貨物之所以能夠和種貨物交換是因為這兩種貨物生產中所費的勞力是相等或差不多相等的緣故。

李加圖以如下的形式註釋他底學說：例如，若果在生產中含有一百點鐘勞力的衣服只和那費五十點鐘勞力便可以製出的一雙鞋子交換，那末，則裁縫底勞力底價值恰恰祇等於鞋匠底一半了，因之，裁縫要維持他底生活也應比鞋匠加倍的工作。既然他生在一個自由選擇職業的社會裏，則這結果將會使每個裁縫都教他底兒子去做鞋匠職業了。結局，我們底社會裏有時總會有很多的鞋匠而很少裁縫的。這樣一個不公平的狀態即刻就會造成加增裁縫業底重要，而縫鞋業也因為過多很迅速地會減低價值了。允許各人自由選擇職業的這一勞動自由競爭自然地并且

自發地會生出一個定規來：在一個職業裏的任何一定的勞動量和在別的职业裏面的任何一定的勞動量有同等的價值；而且，就是因這理由，所以平常有足夠的勞動者數目去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而一個比較的平衡在各種工業部門中建立了。

在斯密亞丹底和李加圖底價值論裏面根本的差異是很顯然的了。斯密亞丹主觀地，心理地去證明那客觀的價值法則。他把學說基於人們底心理的傾向上面，把那難於得到的物品估價更高，而把容易得到的物品估價較低。李加圖客觀地方去證明他底學說，這因為是依照我們社會客觀的條件，——李加圖說——是因同量勞動有同樣價值的那自由競爭底法則，不是因為單獨個人底感情和思想。

李加圖是第一個人指出決定價值的條件不是偶然的，主觀的，不定的，而完全是客觀的，固定的，恆久的，牠們存在我們社會構造底基礎裏面——自由競爭裏面，而不是存在我們底“自我”裏面。

每一商品是照牠底價值付價麼？

不是的！

商品底價值不一定是和當着我們賣掉牠或是交換牠的時候得受的那東西一樣。

價值 (Value) 和價格 (Price) 不是一樣。

一個商品底價格是貨物底等量，或者是在我們現在社會裏，那真確付給的金錢。

價值是在生產中決定，價格是在市場上決定。假使我們社會是這樣組織，每種生產品恰好製造出足夠供給人們底需要的數量並不過多，——那末，價值和價格間就將沒有差別了，——常常地是相等的，一種貨物十點鐘底勞動量恰好和別種十點鐘底勞動量相交換。可是，我們底經濟的生活並不是有組織的，生產是機會的，獨立的，結局呢，有時貨物生產過剩 (Overproduction)，有時生產缺乏 (Underproduction)。

第一，供給——賣者間的競爭——是很大，而需

要——買者間的競爭——是很小。生產過剩底結局是貨物價格減低，在平常價值以下出賣。

第二，生產缺乏，需要比供給更大，貨物就在平常價值以上出賣。所以，價格永不是和價值一樣的。因為價格是依照市場底情形，是為各種貨物底供給和需要的平衡的狀況所支配。

再用一個特別的例子來解釋。假定一元錢包括一點鐘勞動。我有一個商品——例如帽子，——在牠底生產中含有十點鐘勞動，那末，我底帽子底價值將為十元了。可是，那造帽子的人或者不十分明瞭市場上的情形，因此，他出賣帽子比實際需要更多的數目。競爭便在他和別的製帽者中間發生起來了。結局則製帽者必須被迫地降低貨物底價值。他們必須把那包含十點鐘勞動的帽子以九元（比實際價值少一元）賣給我了。

這樣的結果將如何呢？帽子製造者發覺了他們底貨物是在價值以下出賣時，則他們將會減少出品。

在第二個時期裏，他們會供給較少數之帽子於市場上，於是出品就不夠滿足需要，即是，帽子底需要超於供給了。現在，不是在賣者間而是在買者間發生競爭起來了。結果，帽子漲高價格。我買一頂帽子不是付十元，(種底確實價值)，而是比這數量多一點，或者竟是差不多十一元，比平常價值多一元了。

所以一頂帽子底價格可以在各時期不相同；有時在價值以下，有時在價值以上。可是如果把各時期中帽子底價格加起來并把這總數和帽子各時期底價值底總數相比；則我們看出價格底總數是和價值底總數相等的。這樣，在我們這例子裏，兩時期中帽子底價格為二十元，(九元加十一元)，而兩時期中帽子底價值也為二十元(十元加十元)。

假使不是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願意的職業時，則李加圖底學說，價值是被那含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決定的這一學說，就將不能適應了。例如，設若阻止裁縫去告訴他底兒子去改換別的職業，或是因

爲法律禁止從這個職業改到別的職業（在中世紀工業在基爾特組織中便是這樣的情形），或者是因爲製鞋業要具有一種超乎凡人的才能，——那末，則在製鞋業中的勞動真正地會能致得一個比在裁縫業中的勞動的兩倍的價值，而且，結局呢，既然製鞋業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從事的職業而是從自由競爭底法則除外，則價格自不爲自由競爭所規定了。這樣李加圖底學說正給了那希有物品底價值和價格底完滿的解釋，例如一個天才家底畫不是爲那含在這畫裏面的勞動量所決定，因爲希有的物品不是在自由競爭之下產生出來的。獨佔貨物也是同樣的情形，——牠們底價值和價格不爲那含在生產中的勞動量所決定，因爲牠們是在自由競爭的範圍以外的。

在我們底社會裏，無疑地有許多貨物不爲自由競爭所影響，依照李加圖，所以不能照那決定一切商品底價值的標準來估價。

那末，這些商品底價值和價格怎樣決定的呢？我

們已經看出了那些藝術傑作，獨佔貨物，科學上底發明及其他等等，不是依牠們生產中的勞動量而評價的了。究竟這些東西底價值怎樣確切地決定呢？我們用什麼標準來估定牠們底價值和價格呢？牠們底價值和價格依照什麼人或什麼條件呢？李加圖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底解答我們在馬克斯底學說裏面找出了。馬克斯用他稀有的聰穎發展這勞動價值論，使這學說升高為在人類思想中的主要因素的地位。

2. 馬克斯派的價值論

(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馬克斯和李加圖同意，貨物底價值是照那給在牠生產中的勞動量來決定，可是除了假定一個完全和李加圖不同的勞動價值底證明外，馬克斯還把這整個的主題這麼樣明白的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運用這一學說可以解釋一切市場的現象。

把他底理論給以確切的解釋，馬克斯用不把金錢^錢做交換貨物的媒介那樣一個社會做例子：在這社會裏面貨物直接交換不用一種像金錢這樣的東西做媒介物。

比如，一個織工織好了二十碼布，他自己不需用。同時，一個裁縫製成了一件衣服，他自己也不即刻就需用，既然一般意見以為織二十碼布之所費等於縫一件衣之所費，裁縫和織工遇着了，他們同意交換他們底貨物。織工繼續地做他底職業。他還織成許多布匹去交換他所需要的物件和用器。讓我們說，他用二十碼布交換了一張床，二十碼一張桌子，二十碼租一個月房子住，二十碼四十塊麵包。在這織工所參加過的交換情形內，那些交換物品底價值是相等的。二十碼布有一件衣服，或一張桌子，或一張床，或一個房子，或四十塊麵包底同樣的價值。

列成一個表則得以下的式子：

1. 20 碼布 = 一張桌子

20 碼布——一件衣服

20 碼布——一張床

20 碼布——住一月房子

20 碼布——四十塊麵包

上表之物品是各種供用所需的東西；牠們不是滿足同一個需要，而是滿足不同種類的需要。麵包充飢；布和衣褲用着去蔽身體；床和桌子是用具，每一物品是為各種需要而使用着。這些物品在使用裏面有不同的價值。這各種物品底使用價值(Utilitarian Value)，不同就猶之那用着去製造牠們的原料不同一樣。布是紗織成，床桌是木頭造成，住室是磚，瓦，木，土所構造。

就是因為各種物品底^從供用價值不同的緣故，才引起交換和貿易。假如使用價值都是一樣的則那些經濟的貨物底交換就為不可能了，因為顯然是一個人不需要把一匹布去換一匹布，一張桌去換一張桌的。物品交換之成為可能既是因為牠們本來地不相

同，牠們滿足各種需要，因而有各種使用價值。

現在，問題來了：——交換的物品既然一定要本來地不相同，那末，牠們怎樣能確切互相同價值呢？在上面表內，我們已經把二十碼布等於一件衣服了。只要稍為懂得一點算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那些具有等量之物件才能互相等的。這似乎是滑稽說某個數目等於用器，一件用器等於一件衣服，當我們說二十碼布等於一件衣服時，顯然地這兩個物件要具有一點共同的性質，一點相等的根基，——否則牠們不能認為是同值的。各樣物品所具有的這一共同性質，這一相同的要素是什麼呢？我們不能說這一物品底共同性質是包含在效用裏面，或者是包含在牠們底自然的方面，或者是包含在牠們使用中的價值裏面，因為每一物品底實用性質必須地是要不同的。只要我們不把效用來做標準時，那我們應該承認商品沒有普通的性質，或類似的相同，除掉牠們底社會的方面——牠們所含有的勞動量以外，決定物品底交換價值的

主要的且是惟一的那標準是人類底辛勞，勞動力。勞上面所說的那一切職業者都在他底物品製造中辛勞過；裁縫和織工都費過精力去製造他們底產品。含在每一物品底生產中的那勞動力，那人類精力，就是那些一切可叫做經濟的貨物的商品底共同性質，而且就是因為這個共同性質，那些商品歸入同一種類並且是互相交換的。

那用在織布中的勞動性質自然是和那用在縫衣中的勞動性質十分差異的。生產各類商品需要肌肉和腦力各類使用。比如，裁縫用手，織工用腳，教師用腦和心。可是在交換中則這些一般地都是勞動力，人類精力，不管你運用在勞動中的是那部肌肉或是腦力。我們把二十碼布等於一件衣服，我們底意思是說一般地那含在二十碼布裏面的勞動是和那含在一件衣服裏面的勞動一樣多的。

現在我們能夠看出馬克斯底勞動價值論和李加爾底的重要差別了。李加爾底解釋祇包括那些在自

由競爭情形下所生產的商品而言，而馬克斯底解釋就包括一切商品，甚至那些獨佔的商品和稀有物品也包括在內了。馬克斯指明生產品互相交換這一事實是表示出生產品是照牠所含有的勞動量來評價的。每個交換貨物或互易貨物的事件是生產品底一個比較；而祇有那些含有共同性質的東西才能相比。這個共同性質不是別的，就是勞動力。

含在商品裏面的勞動量是依所費之時間而計量，即是依商品底生產一般地合理地一定要費之日或時而計量。二十碼布換一件衣服是因為用在生產二十碼布所費之勞動應該和製造一件衣服所費之勞動一樣久。

我們明白地說“一定要費”是因為不是注意於製造一件物品每個工人實際地要費多少時間。假如一個普通才能的工人織出二十碼布要費十點鐘，同樣，費十點鐘製成一件衣服，則二十碼布和一件完成之衣服有同等之價值。

設或一個手藝很好的工人在五點鐘織成二十碼布，在交換中他仍然可以得到一件衣服，不管一件衣服是含有十點鐘勞動而布只有五點鐘。計量的標準是那完成了的商品在生產中普通工人一定要費的時間數，而不是那手藝超衆的工人所費的時間數。又設或這工人恰巧是個懶人或是不熟練的人或是沒有合用的機械，結果織出二十碼布他費了二十點鐘工夫，可是他不能要求兩件衣服換他底布，因為並不是計及他在製造中所費的時間，而所計及的時間是普通技藝的工人用平常的勞動方法和一般的努力程度一般地，合理地一定要費的。

用什麼標準計量勞動時間呢？計量勞動時間的單位是從那不需經驗的，一般的，單純的工作中推原來的。那些需要預備或經驗的勞動叫做“熟練勞動” (Qualified labor)，而且有時比單純的勞動估價更高些。

例如，一個技師只做六點鐘工作，仍會得到和平

常勞動十八點鐘或更多些鐘點相等的報酬，是因為這技師費過長久時間去學習他底技術並且在這學習期間他不但沒有得到什麼而且還花了許多錢。也就因為是這緣故，所以一個醫生診一兩次病差不多和一般不熟練的工人一日所得的一樣多。在醫生能夠診病以前，他一定要預備十四年或十六年之久，在這時期內，他底賺錢能力等於零，所以他定要看出在他能夠執業以後他所賺的錢仍然是夠補償他在預備期內所失的。醫生執業的每一點鐘含有了他在學習期內所費去的幾點鐘，因此一個醫生底一點鐘工作約等於一般勞動底十點鐘。

馬克斯派的價值論無疑難地解釋了我們底經濟生活裏許多現象。

我們已經看出，馬克斯繼續地注重社會地必要的勞動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一件底價值不是個人在他底生產中隨切所費過的勞動量，倒是普通工人在平常的工業情形中必須要費的平均勞動量。

把這個意思運用到具體的事實去，我們怎樣考查如下的事件呢：一個工人製出一件普通商品，帽子，並且在製造帽子中他費過普通一般的時間和精力，可是他製造的這一類帽子是過時樣子，因此沒有人願要。這帽子能夠得到一般的價值麼？一定不能的。只注意生產情形是不適合的，一定也要考查需要底，消費底情形，這是不適合的，說一個生產品是由社會的勞動製出來的，——勞動必須是主要的 (Essential)。正如沒有人會報酬那在篩子裏倒水的勞動一樣，也沒有人會報酬那用在不需要的物品裏的勞動。

讓我們再考查一個情形：某一個社會恰恰需要一千套衣服，因某種錯誤加造了一萬套，平均的勞動量已經消費過在縫製裏面去了，會給這些衣服多少錢呢？牠們底價格一定會比真正的價格減低十分之一，因為在市場上比原來的需要多加了十分之一的數量就會引起了競爭情形。供給多十分之一，所以

所買到之價格必須減少十分之一。這是頂顯明的，實際上，考察那決定價值的因素不只是那些平均勞動時間而且也是需要底情形。某種勞動依社會需要這一勞動的程度如何有較大或較小的社會效用。在商品裏面的勞動底那社會效用不就是在生產中決定，也是在市場上決定。一個物品儘管是用了生產這類物品底平均勞動製造出來的，而擺進市場上去則估價在牠含有的勞動時間以下，因為這可以看出來——常常真正地發生了——在那些當某時候是有益的貨物底總數目裏面是費過了比社會真正需要更多的勞動。假如社會只需要一千套衣服，又假如照這時的工業情形，製造每套衣服要十點鐘，那末，衣服總數目所需要的勞動總量必是一萬點鐘了。這個點鐘數目便是代表那在這類勞動裏面的社會效用底最大限度(Maximum)。設或過些時候製出一千一百套衣服來了，含有一萬一千點鐘，可是把這些衣服擺進市場上去時，則一千一百底總數目祇會致得一萬點鐘

而不是一萬一千點（在牠們生產中所費過的時間總數），因為那增加的含有一千點鐘的一百套衣服超過於那時社會要求的數目。每個商品自身底價值實在是為生產情形所決定，可是當牠是那些已經產出了的同類商品底總數目裏面的一分子時，那末，一個商品底價格就是在市場上決定。每個商品底市場價值便是牠底價格，價格是供給和需要間的關係底表現。

這整個過程能用下面式子解釋一下：社會需要某種商品，例如一千套衣服。於是計算在那時生產情形下製造一千套衣服必需多少社會的有用的勞動底數量。假如，在那時工業情形之下，製造一套衣服要十點鐘社會的有用的勞動，社會是分派一萬點鐘社會的有用的勞動去製造一千套衣服。這個社會的勞動數量是允許稍費的，不多也不少。如果確真製出了一千套衣服，則每一套衣服在市場上將致得十點鐘。因此，市場價值和在生產中的價值一樣的了。如果

裂出一千一百套衣服，那末，每套底市場價值會將近降低十分之一了，因為在市場上，整個一千一百套僅能交換一萬點鐘——派給去生產這類貨物的勞動時間數量。反之，設或恰恰祇製出了九百套，那末，每套底市場價值會比生產中的價值高十分之一，因為在市場上這同個一萬點鐘也將給予的，不管事實是那供給社會需要的衣服數量祇有九百套。

現在讓我們陳述這同一過程不祇影響一個單純的需要而且影響社會要求的各種需要。例如社會在某一時期具有1,000,000點鐘勞動力；同時有各種的社會的需要，——鞋，衣，燃料，住，教育及奢侈品如繪畫之類。依生產情形派給每類需要一定量的勞動時間，社會需要1000雙鞋子，每一雙鞋子應該給六點鐘勞動力平均量，因此，社會從牠所有的勞動總量裏面指定6000點鐘勞動量為製造鞋子的數量。可是，在我們現在，生產是沒有組織的，因之，不定底因素 (Element of uncertainty) 加入了。每個製造者各獨

從事製造，1200雙鞋造出來了。依生產情形製造，每雙鞋消費了6點鐘勞動量。然而整個社會不能消納鞋底總量超於6000點鐘，結局，鞋子就在那生產中所得到的價值以下出賣了。社會指定了的那為鞋子製造的6000點鐘是用1200(實際生產了的鞋子數目)來除。除的結果是每雙鞋為五點鐘，而且價格就將恰恰是這樣多，不管在生產中每雙鞋是六點鐘。再設若只製出了800雙鞋子。現在則每雙底價格將為75點鐘了 $6000 \div 800 = 7.5$ ，即是市場價值將超過生產中的真正的價值1.5點鐘。所以說價格是，依照需要和供給底情形，在市場上決定的，因為我們只有首先在市場上才知道這生產品比這生產品底需要數量是否是過多生產了，或是過少生產了，或是恰恰合式。但是貨物底本身價值(在生產中的價值)是依生產情形早決定了的，沒有涉及需要和供給的關係。

再假定社會指定了25,000點鐘為藝術工作。這一勞動時間底數量是被那些已經生產了的畫底數目

來除。假如在市場上祇找到五張畫，於是，則每張畫底價格（市場價值）將是5000點鐘了（ $25,000 \div 5 = 5000$ ），不管實際上每個畫家或祇費過一個很小的時間量來給這些畫。

這一學說使我們用一個原理——社會的有用的勞動，可以滿意地解釋一切經濟的現象——甚至價格底現象。價格也是被勞動底社會的效用所決定；但不是被每個生產品依生產情形應該需要的那些社會的勞動時間底數量所決定，而倒是被那以實際生產了的生產品數目去除這社會所指定給予這類生產品的社會勞動總量所得到的結的數量來決定。同樣，那些稀罕物品底，獨佔物品底，及一切不為競爭所影響的商品底價格也不能夠不成比例地升漲，因為牠不能超脫社會在指定給予這類物品以一定量的勞動時所加於牠的那個束縛。獨佔貨物及稀罕物品同是遵照某種客觀的法則決定牠們底價格，而不是依照買和賣者底任意。比如，在我們底解剖中，藝術家可

科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

以得到5000點鐘勞動的最大限度，——不能比原來指定的數目更多。

第七章

剩餘價值和利潤論

(The doctrine of surplus value and profit).

1. 勞動, 利潤之源 (Labor, the Source of profit)

在各章裏面我們已經指明每個商品底價值是那在物質生產中應該消費的社會的勞動時間量。我能夠把一個生產品去交換別個生產品是明證這兩個生產品應該含有等量的社會勞動。例如, 一個縫工把一

件應該費十點鐘的衣裳去交換一雙鞋子，則這雙鞋子也應該費十點鐘去製造是十分明顯的了，因為總沒有誰願意把那含有十點鐘勞動量的貨物去交換一件含有九點鐘勞動量的貨物，就猶如總沒有誰願意把一元去換九角一樣。反之，一樣是顯明的事實，在一般的情形下，總沒有誰交換十點鐘的勞動會得到十一點鐘勞動，猶如沒有誰換一元會得十一角一樣。

即使是勞動時間應該把金錢評價，並且在鞋匠和縫工間的交易也應該把金錢做交換的媒介，這交易底主要性質也不會更變的，設若一元應該得到一點鐘的社會勞動，那末，縫工因他底那件含有十點鐘勞動的衣裳應該得一元底十倍，或十元。鞋匠也是同樣的。

可是現在發生疑問了：假如每個商品是恰切地照牠底價值出賣；那末，利潤從什麼地方來呢？假如在買賣貨物時每個商品是照牠所含有的勞動量估

價，那末，一個商業的交易怎樣地會無論如何可以有利潤呢？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明白地解釋這個問題。

讓我們把一個造磚廠做例子。造磚必要以下的東西：磚泥，用器，燃料（木材）及勞動力。假定要得到可以造成1000個磚的泥要20點鐘的社會勞動，每點鐘估價是一元，則泥之成本為20元（ $20 \times 1 = 20$ ）；造1000個磚木材要30點鐘社會勞動，因之成本為30元；必須的用器要35點鐘，因之成本為35元。再則還有勞動力。假定三個工人工作，並且製1000個磚要30點鐘，那末，每個工人做10點鐘將會得——依我們上面計算一點鐘為一元——10元（ 10×1 ），而那消費過了的勞動總量為30元。

把製1000個磚的用費加起來：

- 泥 . . . 含有20點鐘勞動而費去\$20
- 木材 . . . 含有30點鐘勞動而費去\$30.
- 用器 . . . 含有35點鐘勞動而費去\$35

勞動力...含有30點鐘勞動而費去\$30

總數 115點鐘 \$115

在工人用着器具捏泥，燒磚，費過30點鐘勞動以後，那生產品(1000個磚)完全製成了。廠主自己並不需要這些磚用，於是他須得請人把磚運到市場去出賣去。運磚包含35點鐘勞動。因此，那費用就增加一\$35，而總費用為\$150 (115+35=150)了。在市場上恰恰有個人來買磚，但他並不完全要，他祇要100個磚，——那已經運上了市場的磚底十分之一數目。這買者本想把別種貨物來換磚的，但他身邊沒有這些貨物，於是他乃用通幣來付價。磚廠主出賣他底生產品自然地是想找利潤，把100個磚底價格定為\$20，每塊磚為2角。依磚底確實成本計算，這買主——假定他是知道清楚——會滑稽地拒絕這要求了。首先，他計算：“製造100個磚應該費過了多少勞動時間。他這樣計算：用在那1000個磚底生產中的勞動量既是150點鐘，則100個磚是含有15點鐘勞動時間。所以 100

個磚底價值恰是15點鐘，而我只應該簡單地給某種有15點鐘社會勞動的東西去交換就罷了。一點鐘的勞動時間等於一元，則15點鐘等於15元；因之100個磚底價值是15元；我祇願意給他們恰好這個數目，不得再多了。”

照字面上直解我們底學說，則在買者方面底拒絕是十分合理的了。當着100個磚底確實價值不多於\$15——15點鐘的社會勞動，我們不能要求他付\$20給那廠主的。設使這廠主有十個這麼樣的買客，那末，即使一角錢的利潤他都不能得到，這是顯然的事實了。每個買客會計算磚底價值而照這價值確切地付價。買1000個磚廠主將得到\$150——沒有一角錢多。如果廠主在磚底生產中也勞動過一點，則他底勞力也將一樣地每點鐘付一元；但是那些普通僱工，那“工業之主”(Captain of industry)確實地勞動過多少呢？現在那些佔有生產手段，支配工人底勞動和生命的資本家視他們自己是在普通勞力之上

的，會不得想及放一個手指在齒輪之上的，否則會污穢他底手指，失其尊嚴。

現在再回到上面的問題：怎麼樣可以得到利潤呢？那每年為資本家從工業中所收穫的幾百萬元的大利潤從何而來呢？

起先想去，好像那投入工業中的資本有產生新價值的力量因此給資本家以利潤的償還。可是仔細思索一下，則這一普通印象完全是皮毛的而且是錯誤的了。

把例來解釋：甲商從乙商買來價值百元的茶，後來以百一十元轉賣給丙——得十元利潤。原來，甲有百元的金錢，乙有價值百元的茶，丙有百一十元的金錢；三個所有金錢和貨物底總數為\$310。在甲從乙買來茶而又轉賣給丙以後，錢和貨是經過了一個再分配 (Redistribution)。乙原有價值百元的貨，現在有百元的錢了；丙原有百一十元的錢，現在有茶了；甲原有百元的錢，現在有百一十元的錢了。在這交易

以後的價值總數比在交易以前的還是不多不少。在未交易以前甲乙丙三人所有的價值為 \$310 (\$210 錢和 \$100 茶)；交易以後，總數還是一樣的，未交易以前 \$110 屬於丙，現在，交易以後，屬於甲；茶起先是屬於乙，現在到丙手裏來了。如果以為茶在甲底手裏有較高的價值，那是滑稽之至。這倒是可能的，茶還在乙手裏時便已真值得 \$110 了，那狡猾點的甲則以 \$100 低價便買到，再之以轉賣給丙，乙可是得了這貨物底真價值——\$110 了。假如就是這樣情形，則在未交易以前，甲乙丙三人便具有 \$320 價值：乙有價值 \$110 的茶，甲有 \$100 的錢，丙有 \$110 的錢；經過交易以後，總價值還是 \$320：甲，\$110 的錢，丙，值 \$110 的茶，乙，\$100 的錢。無論如何，——總價值是否是 \$310 抑是 \$320，——這貨物在交易過程中沒有得新價值是明顯的事實。利潤祇是這樣才可能，——在第一個情形裏面，丙是愚笨，或在第二個情形裏面，乙吃了虧。

在許多例外的情狀下，一個人或者可以做個好

買賣，或者欺騙別人比確實的價格多付錢，有時一個人可以把五十點鐘去交換一個含有一百點鐘的東西。但是這些情形是例外的，並且祇有當着買者或賣者不知道貨物價值時才可能的。這樣的事實是相對地少有的，並且好像是社會的經濟現象是為狡滑和欺騙所支配似的。

再則，實在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照這樣則每個人必須獲得他人之所失，甲所得即是乙之所失。財富一年年地增加却並沒有誰在這一般的增加裏面失些掉什麼。

我們底問題是很困難的一個了：假如說貨物底價值是牠所含有的那勞動時間量，那末，利潤到底怎樣來的呢？

利潤是從剩餘價值中得來，馬克斯回答道。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斯底發明裏面最主要的一個。說到價值論則馬克斯以前就有許多先進了，但是剩餘價值論却是這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獨立

之說，並且，剩餘價值論無疑地是非常之重要的，牠在那混亂的沒有整理的經濟生活底現象上放了新的光彩，所以昂格斯把牠和史的唯物論視為同等重要。

馬克斯首先詳細地分析那經濟的貨物或商品，——商業的物品去解釋他底剩餘價值論。

我們已經指出一個經濟的貨物必須有兩種主要屬性，自然的和社會的。自然的是那商品足以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屬性；社會的是那商品必須含有社會勞動量。沒有自然的屬性，社會的屬性永不得表現出來，如果有人製造一個全沒實用的物品，則他底勞力全沒有社會的價值。社會的勞力必須有一個能附着牠的具體的東西；這一具體的東西，因為選用勞力，必須成為有用的物件。沒有這樣一個具體的實用方面如去想及那物品底社會的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猶如沒有具體的肉體而去想及一個靈魂是不合理的一樣。貨物具有的那勞動量就是一切有用物品裏面的社會性 (Sociality) 底標記。我買一件物品，我付

勞動之價，——付預牠底社會的方面，——然而從這物裏面我所得到的功用則是由自然的方面而來的。比如，蔗商買蔗，他給那生產這蔗必須的社會的勞動底價格，而實際上他祇使用這蔗底自然的屬性去織成蔗絲；同樣，縫工因為使用那布底可以用作縫衣的自然的屬性而買布。

除了這兩種屬性之外，一個叫為經濟的貨物并是貿易的物品的生產品必須還具有一種別的屬性。牠必須有個所有者 (Owner)，——牠必須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處理牠的人底所有物。一般地，人們不能出賣或交換一些奇異的物件，而且，物品底所有者一定自己不即刻使用這物品，假如這物品所有者自己需要使用這物品時，那末他不至於出賣牠或交換牠了。

依照字底嚴格的意義說來，祇有那些具有多數屬性的東西才能成為經濟的貨物，貿易的物品。

在以前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還是俱流行的時

候，勞力不能是一個商品，因為這勞力底所有者——人——沒有自由使用這勞力的權力。奴隸是債底主人底財產。生命，肢體及一切他所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屬於他底主人。當着奴隸制度為那在封建的統治中的農奴制度代替了的時候，農人們底身體比較地是自由點了。但是他們底勞力還是屬於貴族的，——貴族管御了人類底勞力，但沒有管御着勞動者底身體。祇在後來那封建制度消滅了，農人從貴族，地主管御之下漸漸解放了出來，工業開始在都市中自由地發展了的時代，工人和手藝者才成為自己勞力底主人翁。有很久的時代，農人或勞動者繼續地靠他自己個人底勞力去過活。當着勞動者用自己底簡單器具，自己底原料，在自己底小工房內為自己而工作的時候，勞動力還不是一種商品。手工業者在自己底小範圍內自己獨立工作，並為自己底需要使用自己底勞力。

後來，因資本主義和工廠制之興起，個人之小工

房被那已經發展了的大工廠和大工業區吸收去了，單個工匠再不能和大商業競爭了。於是迫着放棄自己底單簡的器具，勞動者再不能爲着自己底需要而使用自己底勞力了，——那時候，勞力才變爲商品，并且和別的商品一同出現於市場上。

勞動力，同別的商品一樣，也有兩種固有的屬性：自然的和社會的。勞動力底自然的屬性是牠底那個能使原料變成社會的有用物件的性質。勞力把皮製成鞋子，麻績成麻紗，鐵打成用器。社會底屬性是因要產出勞力應該使用着的那社會的勞動量。

在現今僱用勞動的制度下，不可否認地，勞動力是一種普通的商品，和其他商品同等并且具有一樣屬性的一種商品，正和其他商品一樣被買賣的一種經濟的貨物，——和馬克斯證明給我們的確切地相符合。

勞力怎樣地產生呢？馬克斯再問道。

勞力不是一種和人類生命分離的東西；勞力是

一切生人底本來的賦予，勞力是腦，神經，及筋力底一部分；所以勞力不能和生命分離。但是勞力需要能力（Capacity）去勞動。祇有當着人是滿足了生活底需要的時候，他才具有能力去勞動，既然生活必要物品底滿足能產生勞力，那末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勞力底價值是等於生產人類必需物品應該消費的那社會勞動量。

依各環境中的自然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情形不同，各個人底需要是十分差異的。

在溫熱的國度裏，人類根本底需要比較地少些；在寒冷的國度裏則比較地多。同樣，古時的人類需要比現今的簡單得多。

再則，勞動者，自然地，不能長久生存；他漸漸地變成衰老并且因為年歲加老他底精力即勞力也漸漸地減少；因此那些獲得勞動的人們一定看出那產生勞力的場所應不得停止供給人類勞力。祇有給予勞動者以可以過家庭生活并養育兒輩以便日後代替地

位的可能，勞動者們才能和別的生物一樣不致於絕種。

綜合上面關於勞動價值的討論，我們得到下面一個結論：勞動底價值就是那依勞動者所居之國度、自然、社會的及文化的情形，供給勞動者自身及其家庭底生活主要物品——衣、食、住，所必需的那社會勞動量。

爲要使一個勞動者有工作一日（10小時）的體力，則必須滿足他及其家庭各種需要；假定這一日的需要必須費過五小時勞動量，則五小時社會勞動底消費便足夠供給勞動者（及家庭）一日底維持了。那末，既然勞力底價值是照那供給生活主要物所必須費去的社會勞動量而決定，則使用了一日（10小時）的勞力底確實價值祇是五小時了。這個超過規定勞力底價值的勞動量，這個多餘的五小時就構成剩餘價值。

馬克斯說勞力是產生剩餘價值的惟一的商品。

任何勞力底正確的社會的價值是小於勞力自身，而
那在生產勞力必須消費的勞動量^和勞力自身間的這
一差額就構成剩餘價值。

生產比消費多的這一勞動底屬性就是使經濟生
活裏的利潤現象成為可能的一個潛在的要因。

假設勞動者自己有器械和原料又能夠為着自己
底目的而使用勞力，那末，他自己勞力所產生的剩餘
價值將仍是自己保有；然而我們今日生在這基於私
產制之上的社會裏面，生產手段——土地，工場，機
器，原料——被資本家自私地佔有了，勞動者強迫地
出賣勞力給他們，所以剩餘價值底利益完全被資本家
擄取了，而勞動者底報酬值祇是自己勞力結果底
一小片哩。

比如資本家買得10小時的勞動力，他並不給這
勞動者10元（假定一小時勞動等於一元，）因為他不是
支付那將會附合在製造品裏的勞動量底價值，而祇
是支付要生產勞動100小時的能力所必須消費的那

個勞動量底價值，假若這一勞動量是50小時的話，則這資本家祇會支付他所獲得的那勞力50小時(\$50)。可是從這所獲得的勞力裏面資本家却可以得到100小時勞動，這加增的50小時，依照剩餘價值底定律，於是就給了廠主\$50大利潤了。

在皮面上看，依交易原理講來，好像廠主是十分公道的，從剩餘價值裏面去抽來利潤並沒有給勞動者不公道。

勞力——廠主們這樣地辯解——是和別種商品一樣的一種商品。正如每個商品是照牠裏面所含附的勞動量，或者牠底社會的屬性付價，所以我也照那含附在商品勞力裏面的社會的勞動量付價給牠。假使我所獲得的十天勞力裏面祇含附50小時（即是維持十日生活那必須消費的社會的勞動量），那末，很公道地我付這獲得的勞動時間以等量於50小時就得了，因為這一數量就是代表那十日勞力底確實的價值。至於我能從我那所獲得的勞力裏面抽得的

使用如何，那又是一問題了。總應該沒有誰來關心，我使用那十日的勞力去產出100小時勞動能，難道我沒有照自己視為利益的方法去使用我自己底財產的權力麼？當我獲得商品勞力時我照他底社會方面的屬性付價給他；這商品就已經變成我底財產了，努力去使用我那商品底自然方面的屬性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事情。

現在我們回到造磚這例子來，看因剩餘價值怎樣得到利潤。

如果祇是用泥土，木料，^具器械并不須消費勞力就可以造成磚來的話，那末，廠主真是得不到一點利潤；因為所有這些原素底價值集合在這完成了的生產品(磚)裏面，沒有總數的增加也沒有減少。這些原素底價值(照那含附的勞動量計算)是用着去構成一個總價值，則這價值總量，或成本總量，顯然是不能大於或小於這些原素底價值相加的結果。但是要把這些原料去造成磚則消費勞動力是主要的(30小時

勞動。)這樣，我們底這位廠主便有了辦法了。這廠主從三個勞動者身上獲得50小時勞力，每個10小時。他並不是像我們上面所計算的一樣的給每個勞動者\$10(一時=\$1;)他倒首先算算為要使勞動者可以工作10時去滿足他各種需要那所費的成本到底多少。為要產出工作10小時的能力，則必須給勞動者及其家庭以住房和食料，——簡言之，就是給他養活一日的東西。假如供給勞動者一日生活資料所費祇是\$5(5小時的社會勞動)時，那末，每個勞動者一日的工錢報酬也將是\$5。然而那位獲得了勞動力的廠主却使用每人底勞力去產生10小時勞動。因此，這多餘的5小時(剩餘價值)便歸了廠主了。在我們底例子裏就有15小時的剩餘價值，即是說從1000個磚底生產中廠主就得到了\$15的剩餘價值了。

我們祇說是“剩餘價值”而不說是“利潤”，因為是實際上有時那確實的利潤要小於剩餘價值。在上面例子中，這15小時剩餘價值不會完全是利潤。他要

拿出一部分來納稅及其他用費，如果資本是借來的話則利息也是從這數目裏面拿出來。所以確實的或‘純’(Net)利潤是從剩餘價值數目減去那一切要費的數目。

還有一層應該知道，剩餘價值是祇和勞力成本計算的，而利潤是減去這生意裏面一切開消後所得到的。

上面的例，剩餘價值完全達到百分之百了。給了\$15工資，廠主還得到\$15的剩餘價值，或者說，剩餘價值和那付給的工資成百分之百比例。純利潤就將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因為我們不但計及那十五元工資，而在那在製造1000個磚中間所費成本總額也計及了。剩餘價值原理(Surplus value norm)祇是給我們計算那因勞動底結果而增加的剩餘的一個方法。他方面，利潤原理(Profit norm)是那投入這企事中的資本總額(勞動，原料，建築物，利息等等)底純利。

所以，^剩餘價值是那未支付工資的勞力，是那比產生勞動者所得工資所必須的時間量多餘下來的勞動時間量。祇有在這樣一個社會裏，——自私地佔有不支配那些生產手段，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生活手段，勞動者被迫地出賣勞力給工業主，這樣的一個社會裏，剩餘價值才可能有。利潤和一切財富底源泉都是在剩餘價值裏；無數的勞力構成資本家底收入。

這裏應該注意，馬克斯說利潤底源泉在剩餘價值裏時，他底意思並不是說得有較大的剩餘價值的企業也會得到較大的利潤。這裏的“利潤”是一般的利潤，是從那含有僱傭勞力的一切社會企業得來的利用的意思。

在今日這建築在資本上面的，並且資本是一切經濟活動底原動力的社會裏面，那些投資在工業中的投資家所實得的利潤是和他所投的資本數目成正比例，而不是和這一工業中所生的剩餘價值數目成正比例。實際上，剩餘價值是整個社會所得利潤總數

底源泉，因為沒有剩餘價值就沒有利潤，然利潤之分配則那主要的權能就是資本。在那為單個資本家之利潤的剩餘價值底分配中，資本實是主要的原動者。

在政治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原理“同樣投資產生同樣利潤，”不論資本是怎樣地消費於這一企業中，是主要的消費在勞力，還是消費在機械或原料。投資越多則產生利潤愈大，不管這一企業中產生剩餘價值是否多少。整個社會所得的利潤是依着社會所產生的那剩餘價值總量而決定；剩餘價值愈大則一般的利潤總量也愈大。但是單個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則是依着他所投的資本數而決定，而不是依着他底這一企業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而決定。

這樣我們便能解釋這事實了，——有許多企業祇有少數工人工作然所得利潤多於那些雖有多數工人工作然投資甚少的企業所得的利潤，在每個單一的情形下資本家不是從他底這一企業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數目裏面得出利潤，而是依照他所投的資本

量得出利潤。

剩餘價值不一定是產生牠的那個資本家得到了，而是一切資本家間分得了，有些到放債者底手裏去了，有些到販賣者底手裏去了；而且，一般地，我們可以說每個投過資本於任一企業中的資本家都得到一部分剩餘價值，雖然縱使這剩餘價值是在別一企業中產生的。

算學地把每個企業中可得到的利潤作成公式，
則利潤 = 社會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總量 ÷ 每一投資數目。

1 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

(The Antithesi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馬克斯底剩餘價值的發明對於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要並不低於他底史的唯物論對於歷史學上的重要。昂格斯公正地說現代社會主義是建築在馬克斯底兩個發明——史的唯物論和剩餘價值論之上面。

那含附在這兩個重要的原理裏面的意義構成一個調和的整體理論，藉着這，我們可以看出在現今社會的那可怕的階級鬥爭底真正意義。

如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特是那要求一個社會主義的組織的新發展的生產力底代表，那末，剩餘價值論就告訴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唯一的替社會賺取麵包者 (Bread-winner)，唯一的支柱，其他一切的社會都憑倚在牠上面，假使沒有勞動階級則全體社會將束手待斃，並且普羅列塔利亞特具有一個促進新社會組織的力量。

而且，剩餘價值論還指明給我們雖然勞動生產一切社會底財富，然在牠自己所生產的物品中勞力底所得却愈變愈少。愈變愈少是因為勞力底價值繼續地在減低的原因。因為現代工業底那高度發展了的功能，生產對於工人生存的主要物品的那必須的勞動時間繼續地減少了，所以，必然的，工人底勞力底價值也繼續地降低，而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就

不斷地增加起來。比如在以前工業情形下，十小時勞力底價值是五小時，則在現在進步的工業情形下，牠底價值祇四小時了。這是怎麼說呢？這是說從前勞動者貢給五小時的剩餘價值於工業生產品，現今貢給六小時了；并且這一行程是繼續着的。這樣，剩餘價值日變得大而又大，而工人在那自己創造的財富裏的享受就日變得小而又小了。勞動和資本間的鴻溝日愈深愈寬，偉大的階級鬥爭日愈可怖愈劇烈，而社會底顛覆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馬克斯不但指明給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將到的勝利，并且指明給我們怎樣地和用什麼手段普羅列塔利亞特一定不可避免地會勝利，在為着最終的自由而鬥爭裏普羅列塔利亞特將利用什麼武器。馬克斯給我們詳細解釋階級鬥爭底進程和牠底預定的出路在那逼成社會革命的勞力底永久的進程裏。

馬克斯告訴我們，工業發展到最高階段小產業為那集中的和大量的大工業組織所吸收，小商人被⁴⁴

大貿易”(Big Business)的競爭所壓服而被逼地降到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隊伍裏來；因中產階級繼續地降入隊伍裏來，普羅列塔利亞特數目上繼續地加多，而且因童工和女工增多，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陣營變成龐大的一個了。他方面資本日見集中於少數私人手裏；富人數目比較的繼續地減少了，愈富愈有權力，貧人數目愈大而愈貧窮愈悲慘；從前相接近的階級現在變成距離愈遠了，這時候終竟達到一切社會組成着兩個相仇的階級，有權力的資本案貴族(小部分,)無數的工銀勞動者(大部分。)因階級鬥爭愈見尖銳化社會的分裂愈見顯明，爲着領導那反抗資本主義底龐大勢力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地要去團結起來去組織起來。這一組織內在的愈強有力，外在的愈加擴大。藉着那些組織底協助勞動階級在這一決定的階級鬥爭裏獲得了新的勢力，找出了最有效的手段去阻止資本主義底發展而抑壓牠；到後來，進化底過程將完滿的時候，普羅列

塔利亞特將會完全喪失他們的底力量，勞動組織將會變為更加強有力，於是那所謂社會革命的社會顛覆自將到來，因這一社會革命那經濟的勢力將從資本家手裏移到普羅列塔利亞特手裏來，這個將使社會底制度，習慣，法律適應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要求和利益，正如奴隸制度降伏於農奴制度，正如封建制度湮沒而為那勝利的資本主義所代替，同樣地，今日的資本主義統治組織終必屈服於社會革命底強大的壓力之下而讓社會主義的制度開始。

馬克斯視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底變革不是那些被壓迫人衆發動的盲目的無理智的暴發，不是領事的汎濫，而是社會進化底必然的終極的結果，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底不可避免的產物。

第 八 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批評

(The Critic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1. 馬克斯分析裏面底主要的和次要的

特點(The Essential and the Secondary

Features of the Marxian Analysis)

科學的社會主義原理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評。這

文明的世界發覺了這位現代社會主義底始祖對着現存制度宣佈了可怖的可厭的死刑斷詞了。沒有過一星期，便有些爲那些領受資產階級底津貼的著作家所寫的反對社會主義的辱罵的文章在資本主義的報紙上發表出來了。那些明白地懂得社會主義底真正的科學的意義的人們是歡迎這些批評的，因爲這些批評祇是給我們一個去反覆地說明馬克斯主義根本理論的機會罷了。可是那些恐懼介紹社會主義的頑固者們就更歡迎這些批評，因爲社會主義實現就是他們底權勢底末日。一切過於熱望去接受那些反馬克斯主義者，那些現社會之贊成者所發出的那敘述社會主義底表面的阻礙的議論，和那些反對社會主義原理的淺薄的辯駁的這些人們是願意着受欺騙，並讓那投在自己眼睛裏面的塵霧去蒙蔽真理。反社會主義的“學者”是被抬舉到榮耀底巔峯，一切名譽和機會之門都對他開着。真的，幾多人因爲‘批評’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而達到了榮華的境遇，又有幾多人

被奪去了智識界的地位和權威僅祇因為他是忠實地承認馬克斯主義底實現性呢？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是討論那些資本主義的“批評”。因其情狀底本性，資本主義是有十分充足的原因去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爭論，對於資本主義者現制度是適宜的，所以，十分自然地，資本主義用他底全力去和那視現制度為完全無信任的，虛偽的，根本不健全的一個理論去爭辯。

更加引起興趣的是那些從社會主義的列隊裏面發出來的批評。這似乎有些奇怪，從這方面也會發岀固執的批評來。因此，假若我不把社會主義者自身間發岀的反馬克斯主義的駁論至少幾個重要的來加以檢討時，我將以為我底關於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解釋是不滿足。

“史的唯物論”或“歷史底唯物解釋”是最遭批評的，因為這和整個的唯物論相反。真正地，對於這批評我們可以不辯駁，這對於我們沒有價值。馬克斯

主義發展出一個整個的，融和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另一個系統的宇宙哲學。我們已經知道，這一概念是建基在進化原理上，否認這一概念即是必須否認近代的宇宙哲學。假如我們底批評家是從玄學的——唯心論的觀點出發時，那末，我們可以不和他爭論，因為我們會從那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觀察問題。我們承認那唯物的——一元論的哲學觀點為我們底出發點，而且“史的唯物論”也就是在這基礎之上被形成的，這是顯然的。一個人能用第二個哲學上觀點去批評另一個觀點，尤其是每個底出發點不能用試驗去證明的時候。

但是那些激烈的批評是直接對於馬克斯底經濟的說義。

許多馬克斯底批評者是十分不滿意剩餘價值論和階級鬭爭說，這階級鬥爭告訴我們勞動和資本間的自然矛盾會急變^成激變，一直等到牠引出那不可避免的洪濤，社會革命。

這些批評者說，勞動階級底境遇是逐漸地改良了，因之，普羅列塔利亞特和布爾喬亞間的裂痕漸漸地狹小了，終而會填塞，而因以消滅社會革命的景象。社會上的階級鬥爭無疑地會逐漸地停止的。要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不是一定要首先推翻現存的制度，再在這殘骸上建設起一個改革的社會組織來；却倒是應該漸漸地改良現社會狀況，使在時間底進程中，將平和地產出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制度。這些改良主義者以為每一個為着勞動階級底利益的新的改革都是在新社會構造上加多一個基礎，所以每一社會改革不應該視作祇是一種手段，應視牠自身就是一個目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不能從那社會革命引出來，都是緩緩地，但是一定地，一步一步地會到來，並且勞動階級底境遇每改良一次，則我們就向着那最終的目的前進一步。

總之，這些改良主義者用以來證明的主要的爭論是說階級鬥爭不是在變成劇烈化，那未來的社會

組織却是從改良產出，而不是從社會顛覆產出。

改良主義依賴統計學來建築牠底辯論。

改良主義者首先證明資本集中底進程不是馬克斯所敘述的路線發展着的，中產階級沒有漸漸地消滅投入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隊伍中，而是，恰恰相反，牠們底數目和重要繼續地增加了，社會不是尖銳地裂成了兩個相敵的陣營，勞動者底境遇是不斷地在改良，結局，馬克斯底階級鬥爭說實際上不能產出。

這樣短的篇幅不能允許我去把那資本集中做一個較長的統計。這不難確切的計算去說明這整個進程是根本地照着馬克斯所預言的形狀發展着的。縱使馬克斯沒有確切地敘述那集中底進程，但是這有什麼重要呢？這推翻了牠底剩餘價值說麼？我們已經明白知道這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根基是存在那附含在史的唯物論和剩餘價值說裏面的原理裏面的，資本集中說不過是個註解 (Illustration) 而已，並沒

有列入馬克斯底主要理論裏面。所以我不願把一個長篇辯論來斷定羅克菲萊（Rockefeller）和莫爾根（Morgan）已經集中了多少工業數目在他們底管御之下，雖然這是容易的事情去證明大托拉斯（Trust）因牠們底強有力的組合和管理已經握住了國家財富上的獨佔權及一切國家生產業，悟巧和馬克斯在半世紀以前所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和資本主義的競爭的制度一定不可避免地會達到龐大財富會集合和集中在少數私人手裏一樣。

並且，改良主義者還倡言大多數中產階級沒有變成和普羅列塔利亞特一樣境遇，而小工業之數目和小生產小企業之範圍倒是不斷地加多。

但是中產階級數目變成愈多並不是這階級社會地變成愈強有力，今日的小商人不是大部分或全部依賴那有勢力的托拉斯麼？那些說像獨立的小企業不是典質給大資本家了麼？而且這不是普通都知道麼，許多小的個人企業實際上是屬於一個百萬翁，結

局是為那些有任意增減價格和生產的權力的大商業巨頭所支配麼？

改良主義者還告訴我們說勞動者底境遇是漸次地改良了，却不是更加增了貧困。誠然，勞動者底境遇是在改良着的；今日的勞動者比起幾年代以前的是有較好的生活境遇了，可是實際上這些漸次的改良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呢？這些漸次的改良不是從階級鬥爭本身中得來的麼？這些改良或改善不是勞動者從反抗那征服和壓迫工人的惡勢的那個長期的劇烈的鬥爭裏面繼續地得來的地位麼？不是因為勞動組合已經成為了職工同盟和政黨，才能有這些艱苦得來的勝利麼？即使我們承認馬克斯說了這所謂“貧化進程”(Pauperization process)或“貧困增加的進程”(Process of Increasing Misery)會在社會上發生，但是馬克斯是條件地說着這話的事實我們是不應該漠視的；假若工人馴服地把他們底命運讓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底強有力的進程去，那末，他們底

命運自然地是更變更壞的。可是，因這‘貧窮進行’強着工人們政治地經濟地團結起來，必然地不會讓勞動階級底境遇更變更壞的，而“貧化進程”就沒有發生。

“貧化進程”底意義並不是像這許多批評家所爭論的一樣。我們談工人底境遇是長在降低，並不是說工人底境遇變成絕對的惡劣了，是說相對的惡劣了，是說勞動階級底境遇比起別些階級底來疊加變成惡劣了。誠然，勞動者現今底狀況比起以前底是好過多少倍了，但是這也是顯明的事實，那些富而有勢的工業領袖們在這同一時期內變成更富更有勢了，假使我們說勞動階級底境遇是否是在改良着，一定要從那社會組織的壓迫階級來觀察。把財富增加和勞動者底境遇改良一相比較就會看出那財富底生產比勞動境况底改善是以一個無量的速度進行着的，今日的剩餘價值比以前的大許多倍了，而且還繼續地在增加比例；剩餘價值變成愈多則那未付價的勞動量

比例地也變成愈多。如若工人今日比起以前來有較好的生活狀況的話，那末，同時他們在自己辛勞所產生出來的財富裏所享受的部分是比以前也比例地更小了。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愈加尖銳化，社會兩個成因素的仇抗愈加增加了程度。

現在我們論到反對社會主義原理的辯駁底別一點來，我們說普羅列塔利亞特並沒有構成人口底大部分。這些批評家用圖表和統計來指明勞動在社會上並沒有構成大部分，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不能以數目底勢力來得到統治。

假使讀者留心過我們底關於這一點的解釋時，他一定會已經看出關於普羅列塔利亞特構成社會大多數的話是說得很少的，因為我是這個意思，一般地說來，這並不是馬克斯主義底重要部分。馬克斯自己也許是用這一多數底意思使勞動者底勝利更加顯明；並且，實際上，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最後勝利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構成社會上大多數，而都是因為普羅

列塔利亞特組成社會上生死關頭的經濟勢力。歷史證明那個具有經濟勢力的階級遲早總會統治着政治勢力，只是數目的多少並不開什麼緊要。

普羅列塔利亞特一定會最後勝利者不是倚藉他們底數目多，却是因為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為一切社會賺取麵包者的原故。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偉大的手腕以牠底血汗來支持着社會，就是這同一手腕終久會統治社會；財富底生產者在一個長期行程中一定會成為這財富底管理人。歷史就有很多的這一根本法則底證明。經濟地是最強大的那個階級常常是掌握了政治勢力，即使牠是人民底一小部分。

在中世紀時，封建地主是統治階級，因為他們具有經濟的優越地位，而且其餘一切社會都是依靠他們生存。

當資本變成人民生活中的最強大的經濟勢力，那末，佔取政治勢力者資本家，不管實際是數目上他們比較地是少數。

我們已經看出，經濟的優越現在是漸漸地移到勞動階級來了；如史的唯物論所告訴我們的，勞動是成爲生產力底代表了，並且，如剩餘價值所告訴我們的，勞動是成爲社會上底經濟的支柱了；一句話，勞動是決意着自己經濟地進到那最有勢力的階級，所以必然的勞動也終會得到政治的優越地位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勝利是確保的。

2. 美國工業發展底趨向證實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理論

(The Trend of Americ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firms the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要找出科學的社會主義原理底漸近的實現性底具體的實證，要看出馬克斯派理論怎樣地在美國今日生活底實際裏面生長出來，那末，就讓我們來考查一些關於美國財富和人口相對的增長的統計罷。把二十年以前的圖表來比較一下，就會指明財富集中

在少數資本家手裏，勞動者數目增多而相對的貧窮，工業向活動集中了並且完成了；這會指明勞働在國家財富裏底享受是繼續減少着，而勞働和資本間的對抗是日日地變成擴大而更顯明。

1912年華盛頓經濟調查局(The Census Bureau At Washington)裏主要統計家約翰希爾(John A. Hill)公佈了一些從1910年底調查底結果出來。這些公佈了的圖表是很有興趣的，不但給了我們一個明瞭的觀念國家財富底增長和財富怎樣地分配，並且還給我們指明工業底現象的發展，工業勞動者底數目和勞働底平均工價，——一句話，把美國經濟生活裏的發展和趨向統統明確地表示出了。

照經濟調查局底圖表，美國在1900年的財富總額是\$88,500,000,000。這一年的入口是76,000,000。如果這一年的財富以入口平均分配起來則每人(男人，女人，小孩)將拾得\$1164多點。

到1910年，入口增加到92,000,000，同一時期國

家財富却增到\$142,000,000,000。換言之，就是這十年之中，美國人口祇增加百分之21比，而財富却增加百分之60比。(註)

(註)應該注意這事實，財富比人口增加更快而比例更大。常常視作反馬克斯說的馬爾薩斯派的人口“法則”是建築在這一學說上，一國底財富增加沒有人口增加這樣快。依馬爾薩斯(Malthus)說，人口是照幾何的比例增加，而財富是照算學的比例增加。

這裏引證的圖表完全推翻了馬爾薩斯底所謂“人口法則，”因為這些圖表指明在這十年期間美國底財富比人口以一個更快的速度增加。

假使1910年美國底財富是平均分配了的話，那末每個人將得受\$1543(比一比1900年的\$1164)，平均五個人的家庭(一夫一妻三個兒女)會得受\$7715。

從1900到1910十年間的工業和製造業底速度增

長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在1900年^全美國工廠裏所製出物品底總價額是\$11,407,000,000。1910年的總價額則增至\$20,672,000,000。增加百分之81比。無疑地，這百分之81比之增加一半是由於價格升漲的緣故。幾幾乎每個製造品在1910年是比在1900年貴些。可是這百分之81比之增加並不完全是價格升漲的緣故。把製造品底總價額在1900年的和在1910年的這一個大差異計算一下，那末，製造品底數量是加增許多了的事實我們是應該承認的。即是，整個的工業已經很快地發展了。因工業底擴展，自然地，工人數目有很大的增加。

1900年美國工人是4,712,763人(建築業工人除外)；在1910年就有6,615,046人了。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數目在這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40比了！

普通人口在這同時期中從1900到1910祇增加百分之21比，而勞動階級底數目却澎漲了百分之40比哩。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是普(普羅列塔利亞)

化進程“(Process of Proletarianization) 在美國實現了，恰和馬克斯所預言的一樣。

這些統計不但祇給我們指明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數目是繼續地增加，還給我們指出那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和有產階級間的鴻溝變成愈深愈寬了，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在國家財富中的享受日日地變得少而又少了。

1900年美國工人平均一年的工資是\$426。1910年，平均工資是\$518一年。這，在十年中平均一年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22比。

在這十年期間中國家財富是增加了百分之60比，而在這同一期間中勞動底工資增加了僅僅百分之22比。並且這一增加縱使確實也祇是在那支付工資的勞動裏。假使我們計算工資兼涉及價格，那末，我們將會看出1910年工人底平均額比1900年降低百分之18比了。並且，這十年之中生活費漲到百分之40高度。所以，實在，美國工人底工資從1900年到19

10年不是增加而却是減低了。

這些統計還表示在美國資本是繼續地集合底一個證明。

誠然，工廠數1900到1910是從207,514加多到268,491了，但是雇用的工人使用原料的數量，和製造品底數量在這同一時期中是比工廠數目更大的比例增加了。

1900年平均每個工廠雇人數目祇有28，到1910年平均每個工廠雇人數目就有25了。1900年每個工廠裏製造品底平均價值是\$54960，到1910年平均價值是\$76,993。

1910年在製造裏使用的原料是價值\$12,141,000,000，而這一年的製品總價額是\$20,672,000,000。那末，經過製造程序使變為有用物品以後，原料底價值加多了\$8,531,000,000了。1900年這經過製造程序使變為有用物品以後所得來的價值祇是\$4,831,000,000。

這一生產品底價值和所消費原料底價值的數字的差異並不是代表製造家所得純利底數目。從這一數額裏一定要抽出工資，機器消耗，工廠積金，保險金及其他等等來。可是即使這幾筆款子已經抽出來了，仍有很大的數目為製造家底利潤。不斷地增大起來的就是這個數目。美國工人從1900到1910增加百分之40，而為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在同一期間完全增加了百分之97。

1917年華盛頓經濟調查局又公佈了另一個報告，這一報告給了我們一個關係美國1914（大戰發生以前）年工業狀況的精細的觀察，並且使之我們去比較五年來的相對的進步，一方面是那些僱用工人的製造家，另一方面是那些被僱用的勞動者。

1914年美國工廠總數是275,791，而五年以前1909—10年底有268,491個。各工廠，各礦山，及鐵道在1909—10年所僱用的工人數目是6,615,046個，而在1914年就加增到7,086,337個了。1909年每個工廠

平均僱用人數是25個，1914年這平均數目就是25。5.全國工業的企業這樣地擴張和發展以及勞動者數目之加多，給示那統御美國工業的集中底勢力另一表徵。

這些公佈了的圖表是一樣地和生產情狀相適合。1909年每個工廠裏製造品總量一年的平均價值是\$76,993，五年以後，1914年平均價值為\$87,915。這樣工人數目在這五年之內祇增加了百分之2，而製造品底價值是增加了百分之14多。並且明證美國工業主對於勞動的榨取更加刻毒更加擴大了。

可是勞動狀況低下並不祇是因為榨取。這兒還有個主要的因素。

因為美國工業裏底現象的發展，於是興起了一大羣的人，這一大羣的人並不直接地生產任何商品，而却是從勞動者所生產的商品而得生活。1909—10年美國各種工業和商業僱用了790,237個職員，會計，管理等等。1914年這些職員底數目增加到了96

4,217個。1909—10年美國這些職員底數目構成全工人數目底百分之10.7；五年以後，他們構成全數目裏面的百分之12.13。從政治經濟學觀點而言，僱員真正地是生產工人，因為一切社會地有用之工作都視作生產工作，不論這工作底結果是否是確切地體現在具體的物品裏或者是這工作是管理企業事務。可是從勞動階級觀點而言，則為社會賺取麵包者的勞動就視那不直接地生產而依賴勞動者產生的物品來生活的社會經濟生活裏這一部分底數目是否是較多或是較少的事是致命的重要。若1914年職員底數目是比1909—10年多，則是勞動底狀況表示了一個退步，則是勞動階級底負擔更加加重了。

經濟調查局底統計還把工資狀況指明了出來。在1909—10年全美國有實業工人6,615,046名，一年工資總額為\$3,427,038,000。平均每人一年工資是\$518。既然一年為52個星期，假使勞動者每星期平均工資是\$10，則一年的工資是\$520。換句話說，就是在19

09—10年勞動者每星期得辛勞之報酬少於\$10。

在1914年，依照經濟調查局發表的統計，全美國有實業工人7,038,300名，一年工資總額為\$1,078,332,000，核算平均數，則在那一年勞動者底工資為年資\$579，或是一星期\$11.1。這末，五年之中從1909到1914年美國勞動者所得之工資平均一星期增加了\$1.15了。

但是這一個工業清冊同樣地給予我們一些關於這同一時期內全國工廠所產的財富的有趣的圖表。

1909年全美268,491個工廠製出來的物品總價額是\$20,672,052,000。那末，這一年內每個工廠製造品底平均價值是\$76.99了。

五年以後，1914年，工業企業底數目增加到275,791個，製造品底總價額達到\$24,246,435,000。以企業數目去除製造品底總價額，則1914年每個工廠製造品底平均價值是\$87.915。

美國勞動者從1909到1914年工資平均增加是86

1.而在同一五年內，每個企業裏勞動所產生的最低價值是\$10,982。

這些從華盛頓政府機關——他們一定地不能對於勞動有多少偏重的——調查得來的統計給予我們一個這事實底明瞭的證明，資本家從生產了的國家財富裏所收獲的利潤底百分比是不斷地增多，而別方面呢，勞動工資表示的百分比是愈變愈小了。

這末一來，我們從這個簡單的觀察美國工業發展底趨向，可以看出馬克斯底說義幾乎是逐條證實了。剩餘價值底差數是在愈大了，資本是照着一個繼續增加的比例包含着，“普羅列塔利亞底進行”繼續地前進着，勞動在國家財富裏底享受是繼續地減少，——一句話，在勞動和資本間的根本的敵對是日見日猛烈，日見日明顯，社會上的公然的階級鬥爭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增加着強度，增加着劇烈。

今日的狀況底無情的事實把那些社會改善者及改良主義者所建立在這社會兩個反對的階級——勞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

勵和資本間的鴻溝上的幻虛之橋掃開了。事實沒錯
誤地指着那正在來着的社會的變革，像舊制度底崩
潰一樣危迫。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完全解放臨近了，而
首先為馬克斯所創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說義是到
了實現底前夕。

一條短尾巴

現在是個“混亂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時代。”階級的對立成了尖銳化，同時，社會的轉變也成了劇變化！

正因為是這樣，思想界便也反映着極其零亂混雜的情形。一方面想維持其舊有的行將沒落的勢力以傳之萬世子孫；一方面想促進運行將沒落的勢力

的顛覆而造成一個新的時代；於是，各把握各的思想的武器。這武器的一個便是近代社會主義的理論。

近代社會主義！多麼一個好聽的名詞！多麼一個危險的名詞！正是這，於是社會上的人們顯然地分成了兩大羣，一個劇烈地反對牠，一個熱心地擁護牠，特別地是在我們貴國現在的時候。然而可惜！牠究竟是什麼，反對牠的固不消說，斷章取義地抓住一兩點來做攻擊之的；就是擁護牠的也很多祇是像盲者摸著象的一條尾巴便以為象是長圓形。即使熱心想研究的也找不到一本初步入門的書籍；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個。

薩克思的這本書是把近代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原理簡略地，扼要地敘述給一般讀者的最好的一本。因此我就把牠介紹過來，在現在，也正是“合時的和必要的罷；”我想。

以上是我在四月間着手譯這書的動機。

我沒有自信力，——一點也沒有，每每一件事

情，剛做完之後便又覺得是無聊的了，無意義的了；在別人也許是有很大的意義，很大的目的，但在我却一點都沒有，因此，每事一完之後，心裏覺得異樣的惘然。這書的譯事雖然在四月一個月內就已經竣事，可是始終沒有把牠發表的願望，甚至有好幾次想把牠撕毀！撕毀就撕毀罷，然而又沒有勇氣，好像多少有點心血在上面的東西總捨不得丟掉。遷延又遷延，一直到了現在，因為失業的痛苦，每日的食用都不能夠維持，有些看見譯稿的朋友們屢次勸我把牠出版，好收入一點版稅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時又謝謝創創造社出版部的好意答應替我出版，不得已厚着臉皮把牠介紹給讀者們見面了。至於牠如果是失了本來面目，那完全由我負責。我很願意高明的賢者來指正。

沒有丁愷先生的慈惠和朱鏡我先生的指正，連這樣整腳的東西也許都不能譯出來，在此地，我對他們兩位致誠懇的謝意。還有我的哥哥也帶了不少的

以 陳 運 龍 已

忙，我也應該感謝他。不過不妥當的地方，完全由我負責，——上面已經說過。

丙午九月二十五日。

1929, 1, 1 初版
1—15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